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朱鎮

左傳折諸卷一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

傳之法先經以始事凡未有經而先紀其事者不一而足乃先之最先在隱公元年之前者則聲子爲惠繼室武姜爲鄭武妃以及衛莊公娶莊姜晉穆侯生成師在隱之攝段之奔共州吁弑桓桓叔簒晉其前或二十餘

年或三十四十年不如是則無由知其事之始也後經以終義斯事已畢而更紀其餘者亦不一而足乃後之更後不特獲麟絕筆續經又終并哀公適越數十年之後而曰趙襄子甚知伯韓魏反而滅之可直接威烈王命三晉為諸侯之緣起不如是無由究其義之終也此左氏傳之大概也

生而有文在其手

左傳為編年之祖史紀漢書為紀傳之祖二十一史受

命之帝皆言符瑞妃后則如紫光照室翠蓋蔭寢歷代常有有文在手聲子母儀魯國之祥也手文曰友李氏以之得姓曰虞唐叔以之受封魯自桓莊十一公更逮悼公以下皆聲子之裔符瑞之書有自來矣丘明摭舊史作傳無庸後儒他議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此與公羊平國而反之桓意議符合蓋隱公之孝友誠矣祇以翬請弒桓時不能立誅翬而授國身罹弒禍仁

有餘而知不足諸儒聚訟繁興穀梁成父之惡已非篤論胡康侯更謂不承國于先君尤為悖謬君子正其誼而不能必世變之所極魯有軌宋有馮使天下之為善者懼子臧子札超然免于闔閭負芻之害齊公子元辭商人曰爾不可使多蓄憾亦同此慮然則春秋託始隱公亦為其誠可白于萬世與王室之宜臼被廢而致東遷兩相映發司馬温公通鑑續左傳為之其稽古録起于共和歸政宣王中興聖賢之垂教意深遠矣

王周正月

劉知幾史通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注考諸書紀年始達此義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說按知幾此二語可謂要言不煩故引解經之書借以釋傳而附列數家之可采者于後

又

陳止齋春秋後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

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于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言月皆周月于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有二月不言冬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

又

呂大圭春秋或問莊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其為夏十月也隱三年夏四月取麥秋取禾正指夏之四月僖五年卜偃言九月十月之交正指夏之九月十月又觀僖五年正月朔日南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固是用周正紀事左氏所據蓋雜以諸國之史而非一史杜預引汲冢書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

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建寅之月豈左氏所傳亦此等書耶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愼曰火見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論夏商周正朔之異而王周建子之月益信而有徵矣

又

張以寧作春王正月考引朱子晚年論定謂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改作春正月諸儒冬不可為春之論以此折之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朔後漢書陳

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則周固以子為春為正魯史奉正朔而書之夫子修春秋亦因舊文而書之耳愚按志道立論只為以夏正月為春則于惠公薨之年必截去十一十二兩月以入隱之元年移去年所書十一十二月之事以為來年正二月之事每年皆差兩月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一一舉失其實然觀司馬公通鑑自秦莊襄始皇迨漢高惠文景諸帝皆書建亥之月于前續建寅之月于後自武帝太始元

年始定夏正夫子從周正而以十一十二兩月事實書之于前歲之末亦如通鑑于秦漢之際建亥之書法耳元明諸儒好闢司馬文正之書不屑挂口忽略三傳繁文動撥夫子書法行其武斷呂覽月令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時月仍用夏正志道以為秦自為正不可匹于三代之三正何其支離也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踐阼特書元祀既用丑正而仍稱十有二月煌煌聖經更何强說乎志道又曰大節既定凡震

雹大雨雪春無冰之類皆不足辨則已自知其挂漏矣

又

湯潛菴曰改月不改時之説直宜以春秋經文斷之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

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南至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左傳于春王正月之經釋之曰王周正月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

不書即位攝也

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巳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受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于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巳

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此胡康侯桓公元年公即位傳文全祖穀梁與龜山先生之指符合引之于此以表左氏攝字之疑

又

不書即位三傳立說不同大概不離反國乎桓之指胡康侯以為仲尼削之責隱公不承國于先君反似利桓之幼而欲據其國近日宋實穎作辯謂桓公與聞乎弑

命史氏削之桓既賊隱而書即位則隱之不書即位為桓所削可知況莊僖文宣皆桓之後為尊者諱聖人遂因魯史闕文而仍其舊此說最創而寄託特妙明成祖革除建文四年之號英宗奪門復辟亦惡景泰紀號之七年而議去頗波日下可勝慨息

又

攝主之禮肴山蘇氏據曾子問以證明之真先王之遺意賈誼曰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亦此意也隱公為桓所弒季孫肥遂殺南氏所生男魯一君一臣皆不克復子世道日下為之陳武帝殂長城世子昌陷西魏未歸侯安都與羣臣定議援臨川王蒨踐位章皇后未肯下令踰年昌還文帝有太子將至別求一藩歸老之語既使人逆之于江溺而殞之此與隱公之心事公私仁暴天淵矣

莊公寤生驚姜氏

註疏明言武姜寐時生公至寤始覺而懸劬以兒墮地

開目者為寤生夫開目墮地何足驚惡仲達蓋以孕婦無寢寐生產之事耳夫少滲可以得文王寤寐何不可以生莊公南涼載記壽闐在孕母胡掖氏因寢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以氏焉南燕慕容德之母公孫氏晝寐而生德寢寐生子者固不獨一武姜為然

又

吳觀文曰三國志高句麗傳其王伊夷模淫灌奴部生子名宮立以為子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大行凶

虗數冦鈔國見殘破至曽孫生墮地亦能開目視句麗人呼相似為位以其似祖名之為位宫有勇力善獵射司馬宣王討公孫淵位宫遣數千人助軍後為毋邱儉所破應劭之論鄭莊或當出于此仲遠三國時人位宫之事或已流傳冊書古今異聞不可執一也

亟請于武公公弗許

婦人褊心同一屬毛離裏之子而故愛憐其少子以致紛爭北齊神武婁后隋文獻獨孤后宋昭憲杜太后是

也婁杜得行其志于孫若子獨孤乃得行其志于夫故
同一貽禍而隋尤烈鄭武公不許武姜之請賢于隋文
遠矣所以叔段雖跋扈莊公終得而制之為君父者可
勿慎哉魏陳思王植嘗有代儲之嫌文帝俛欲殺之武
宣卞后救之獲免然卞未嘗預廢立之謀也上下千餘
年數朝之事變而鄭莊母子之罪狀等衰定矣

制巖邑也

禹貢河過洛汭至大伾爾雅山一成謂之伾成皐縣之

故伾也滎帶伾阜絶岍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巇
而不平虢叔死于此即東虢也

請京使居之

括地志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曹氏曰
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京索之間即其
地後厲公居櫟并京故申無宇稱之曰鄭京櫟

食舍肉

徐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席散膳羞減損

陳宣帝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以遺其母嗟歎良久勑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母陳叔達當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曰爾有母遺乎即以賜之考叔之意在于規君孝克叔達以奉親迹同而意則别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正義曰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葢所賦之詩有此辭也劉彦和詮賦曰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逗韻

有合賦體按詩有六義曰風曰賦賦固詩之一耳大隧狐裘詞止二三韻正是古詩之體必俟荀卿宋玉之賦而始得與詩畫境焉

又

洧水經注新鄭有莊公望母臺築于大隧相見之前

天王使宰咺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

奉天命

又

顧炎武曰春秋書天王以吳楚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愚按曲禮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二戴記所述皆三代盛時典禮似不盡因春秋列國僭擬而為此表異之詞也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仁山金氏謂仲子歿于春秋之前不得為豫凶事胡傳

責平王下賵諸侯寵妾壞法亂紀二說皆是愚則謂因此愈見隱公尊父命而讓國之誠嘗見同氣傾軋媢嫉逮于所生馮昭儀飲藥于生前丁姬毀冢于身後秉權肆毒何所不至東漢明帝禮待郭氏與陰族恩寵常均中興盛德為古今不多見隱公于仲子既考其宫又致天王之賵非友于篤愛崇禮推恩焉能若此何休猶譏其不早歸政以自貽禍刻謬甚矣

天子七月而葬　諸侯五月

孔仲達疏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葬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五月也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傳不言其事惟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二者並過于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弒

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日積十一月國有禍難傳皆言亂是以緩不以責臣子也

同軌畢至

白虎通德論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號泣悲

哀奔走道路有居其國竭盡所供以助喪事是四海之
內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
臣子于其君父非有老少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
悲哀而已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陳止齋曰雜記有大夫士訃于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
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成風之禭傳曰諸侯相
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無忘舊好則與此贈不

及尸弔不及哀為非禮之文自相悖戾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荀子大略篇送死不及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賻贈及事禮之大也按荀子長于論禮似非為天子弔諸侯而設左氏引之以臣責君所以來宋儒之貶

又

陸粲曰杜于晉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

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為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産為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為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譏宴樂而不譏除服可乎杜既創為此説故于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説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晉襄公既祥注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

祭為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議乖違蓋雖委曲生議益顯其謬

豫凶事非禮也

陳氏曰文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禮也此以贈不及尸弔不及哀為非禮自相矛盾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

黄楚望曰傳稱太子少則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公之攝出自父命明矣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豈非以桓公故耶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國人歸向外有宋國大援隱公雖欲不讓安得而不讓穀梁謂讓桓不正此未審當時事情

公孫滑出奔衛

滑為共叔段子史記衛世家言州吁求友于段段與州吁皆以庶孽干嫡不逞為徒鄭免其疾而衛收之者也衛桓之遇弑于此為馴致堅冰矣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高郵孫氏曰内大夫見于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之薄厚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則卒也其不書卒者或弑賊或出奔或君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不及則

不卒也亦或卒于春秋之後也

莒子娶于向

顧亭林杜解補正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于經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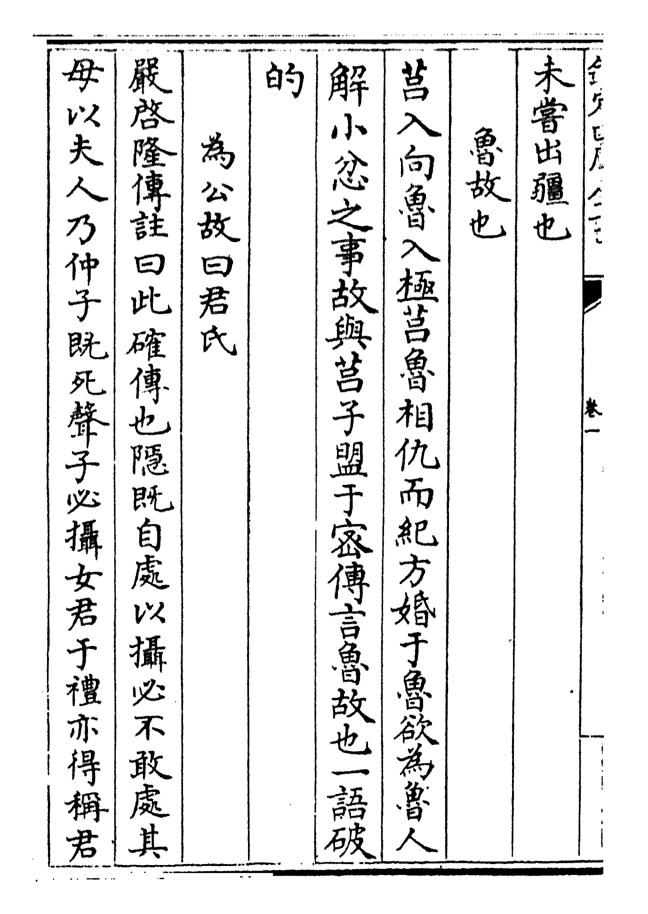
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曹公絶婚于袁譚乃伐青州孫權奪妹于劉備遂襲荆州婚媾離而兵戎起雖齊桓亦不免于蔡舟之蕩矣

卿為君逆也

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水



未嘗出疆也

魯故也

莒入向魯入極莒魯相仇而紀方婚于魯欲為魯人解小忿之事故與莒子盟于密傳言魯故也一語破的

為公故曰君氏

嚴啓隆傳註曰此確傳也隱既自處以攝必不敢處其母以夫人乃仲子既死聲子必攝女君于禮亦得稱君

且子方為君又無君母死而不書之理書曰君氏卒固一時之權衡實亦聖人之所不能易也

王貳于虢

鄭虢爭政天子不任大臣也而以為王貳于虢尹耽相訟人主左右其臣也而以為王叛王孫蘇趙范分黨陪臣私憾王室也而曰趙鞅以為討東魏孝靜帝曰自古惟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春秋時此種意議已發于權奸之心事何怪乎爾朱榮高澄也

故周鄭交質

文出鄭犢故不見罪鄭之詞左氏采之以見鄭之行事若此惡鄭莊也

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

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顔師古注以禴為瀹瀹煮新

菜以祭王輔嗣易注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

菜可羞于鬼神義皆祖左氏為説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郜寶曰馮也承穆公之命無遜詞以對其弑奪之心固

不待他日而後見使馮出居所以防之亦甚周密與夸

于此能修德和民以好鄰國則其位自定顧與逆賊合

謀欲求除害而卒及于難盖自貽之耳豈穆公之罪哉

而或者更以累宣公抑又過矣

殷受命咸宜

杜註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稱商頌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

陸伯沖曰天子至尊天下稱曰崩諸侯曰薨者本國之臣子言之王史及他國之史皆書卒朱子曰劉秘丞說凡諸侯王以下當從此例温公亦以為確論恨周秦漢紀不可追改自覺通鑑書薨之失而悔之云云

齊鄭盟于石門

陳止齋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大故也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又

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鄭

伯車僨即于此京相璠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去水三百步按傳言尋盧之盟盧與石相去固不遠矣

又娶于陳曰厲嬀

呂圭叔曰古者諸侯無再娶再娶亦妾也晉少姜卒晉侯使士文伯辭于魯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以是知之愚按平公少姜與惠公仲子皆元妃薨而繼娶若衛莊公之陳厲嬀則莊姜固在也而曰又娶又娶即再娶不

在九媵之列故别有戴嬀為之娣漢光武先娶于郭後娶于陰晉賈充亦先李後郭遂有廢立之嫌左右夫人之悖春秋時禮防頹弛駸駸乎將及此矣齊桓公葵邱載書首禁之盖有懲乎此爾

公及宋公遇于清

正義曲禮稱未及期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别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邶風擊鼓之詩毛序言州吁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不及蔡人知受兵者鄭而主兵者實衛與宋陳則戴嬀大歸桓公之母家伴與衛善故州吁之得行其弑奪者有段助于外而石碏之得申其誅討者戴嬀主于内也觀燕燕日月終風之詩莊姜戴嬀之受侮積怒于州吁長歌痛哭與史記衛世家桓公絀州吁事實互相發明左傳始于隱公元年先經始事略載衛亂根源數語實衛桓之立先于魯隱十二年在位十六年而遇弑其

内訌外椓流觀詩史方可曉然洞悉

又

張溥春秋列國論曰春秋之初强諸侯不仁者莫如鄭莊宋公子馮出居其地閻鬩用之猶股掌也州吁揣宋殤之志以伐鄭來請使殤而知義絶其使聲其罪正告天下鄭莊雖狡不能挾馮為難也一念猜忍與吁合兵反授鄭以辭宋連歲出師其國人曰伐鄭也鄭赴告于諸侯則曰惡馮也于是列國之與宋者亦起而疑宋矣

數戰民疲國中難作華督蓋外倚鄭莊内援公子立馮之謀先定而後動于惡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三恪定于武王初政成王以大封同姓繼之列國位次魯衛齊宋為最而陳蔡亞焉晉鄭則東遷之所依也故隱桓之時交政中國者不越乎此楚也秦也吳也以蠻服始通乎上國而次第浸强此十餘國之離合盛衰實為春秋大綱領非齊桓則晉楚并吞未已而列國皆無

以自存長如宋號之盟則諸侯之兵可終弭而春秋不至流為戰國此二百四十年之天下兵車玉帛之盟會維之也推首功惟一管仲列繼治則狐趙與僑戍之徒而衡決潰裂之者季孫意如趙鞅陳恒也

呂伯恭曰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時是一節五霸既衰以後是一節

猶治絲而棼之也

漢渤海盜起選龔遂為太守治之名見對曰治亂民猶

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后可治北齊神武欲試諸子使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州吁者棼之者也舉事輒僨高洋者斷之者也能速得志不旋踵而亡惟龔遂從容理之治行稱首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必有道歟

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魏禧曰確是當時妙用說得條理可聽觀其父子細細商量處可為絶倒然磓于此時腸為寸斷矣忠臣苦心

千載下使人涕零

厚從州吁如陳

王樵曰陳乃衛桓之母家莊公慼于嬖妾戴媯大歸陳國既知之矣及州吁弑立不應反助之興師觀石碏告陳人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則前此陳或不知州吁之為賊也姦黨欺蔽其術多矣石碏以賊方據國無可與圖者圖之必于陳故先與陳人定計風之朝陳使請王覲而即陳以除之朱子語録有門人疑引之去陳後倘

陳人不殺郤何如蓋未知此也

衞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

春秋弒君三十六大局有二一則公子弒君而自立一則大臣弒君而更置公子自立者惟楚為多商臣弒成圍弒郟敖棄疾弒靈呉亦有光弒僚若中原上國齊晉宋鄭魯衛皆大臣柄政者為之弒君逐君廢置迎立廟社不驚疆圉晏然即鄭突宋鮑以介弟代立亦必傳瑕助之王姬主之自餘衞州吁齊商臣旋篡旋滅莒僕弒

父乃不敢居其國而逃矣從來權之所在即足爲患君國者未有不忌其支庶制防之術每周異姓之臣得政行權移之以漸而不可復制是故三家田氏之禍于春秋之始作而知之矣

石碏純臣也

春秋弒君而賊得討者鮮矣高渠彌夏徵舒鄭國討之國討者宋萬魯慶父若公子既立爲君者惟齊無知州吁而已而雍廩猶以夙嫌所以石碏獨爲純臣

又

郗超死父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所與桓溫往返密計書牘大怒不復哭東坡論方回之忠可方石碏顏竣為宋武陵王記室參軍從討元凶劭檄書至建康劭問顏延之誰筆也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古來父子各事一主順逆殊途延之與愔其反之而得合者乎

又

魏冰叔謂古者七十而致政石碏告老在桓公初立時

桓十六年見弒碏已八九十歲故曰老夫耄矣智力積厚以復仇定國難乃出耄期之歲後世未見其人此最確論夫陳蕃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沈慶之不敢廢子業求為自全而不得二人皆年八十而所成就不及石碏遠甚則遇為之也

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鄭渠曰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為一人也立晉則為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

事而見其有公私也按所謂一人者指石碏碏之一人可以當衛人公忠之至故特書以重予之萬斯大曰春秋書立者再于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于朝曰尹氏立王子朝足知一族之私

公將如棠觀魚者

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濟水經注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隱公觀魚于棠謂此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西溪叢話論此傳句讀故講事以度軌絕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絕句采謂之物即以下句釋上句如此句法最妙又僖二十三年聞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裸浴絕句薄而觀之愚按其裸浴三字摘出不成句且傳文曹共公聞其駢脅非曰晉公子駢脅也讀傳不熟何必硬改

皆于農隙以講事也

隱之如棠以春宣之濫泗淵以夏皆失其時故僖伯里

革陳諫皆為失時因淫歛而兼及淫獵二者相等劉炫乃謂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殊不可解

公矢魚于棠

王應麟曰矢魚于棠朱文公云據傳云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子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恐非陳魚之說　齊伯恒曰矢即矢繳之矢今之摽魚也陳仲蔚以為臯陶矢厥謨之矢合于傳之陳魚朱子不取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顧亭林曰子元疑即厲公之字申無宇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别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葢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于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亦是厲公

王命虢公伐曲沃

陳則通曰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絶無之矣桓王以諸侯伐鄭敢于拒天討者鄭寤生之罪也王人子突奉命救衛敢于逆王命者齊諸兒之罪也

考仲子之宫將萬焉

吕東萊曰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别名也籥舞文舞之别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康成據公羊

以萬舞為干舞葢文舞舞羽吹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
焉遂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
止為武舞則簡兮與商頌獨言萬舞豈亦止武舞耶隱
公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婦人之宫不應獨用武舞明矣

諸侯用六

杜解補正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
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佾三十六人太常傅隆
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

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

大夫四士二

劉原父曰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

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按原父止言士之不得有佾耳愚謂大夫亦不得有佾公羊穀梁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不及大夫何休註引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曰琴瑟諸侯不釋懸則亦未嘗有舞佾矣樂記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註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舞人多少即

諸公六諸侯四之謂因天子之賞而後有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用八佾更非諸公諸侯之所得而擬若大夫何預焉論者以魯三家因祖桓公而僭八佾不知大夫用佾之僭衆仲已啓其端或者三桓之徒為此說以惑後世亦未可知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白虎通陽生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明

庶者迎衆也清明者清芒也景風者景大也陽氣長養涼風者寒也行陰氣也昌闔風者戒收藏也不周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條風至則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産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禾黍乾昌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萬物伏

未及國

楚圍雍氏韓張翠求救于秦甘茂曰韓急矣先病而來

翠曰未急也韓急且折而入于楚宋使者之言與張翠同而魯秦應之者異則春秋戰國時勢懸殊而受師之國堅脆不侔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洧水經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善長自言景明中出宰兹郡于城南西側修立客館于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魏叔子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饗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為政不得罪于巨室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並錫欲使子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衛祝鮀言唐叔受封有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杜註芟殺蘊積崇聚也西京賦引之曰若薙氏之芟平既蘊崇又行火焉薛綜注如芟草積而放火加以行火句芟夸蘊崇句較更明析

王不禮焉

尤侗曰王之不禮固非然鄭莊非有心尊王者特欲復政權挾天子以令諸侯五年又以齊人來朝六年遂為左卿士以王命會齊魯伐宋取郜取防以予魯蓋魯與鄭本仇也與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辭而不救宋鄭乃

輸平今以二邑歸魯所以堅其親鄭而絶宋也不然既奉王命何不削其地以為王土乎八年齊魯鄭入許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其不與齊魯者鄭志也莊公之巧詐如此傳于宋之後謂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許之後謂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是為所欺矣至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遂有繻葛之戰往日之本心畢露矣齊威王生而朝周死則叱之而毋婢也之訽如同一轍

周桓公言于王曰

周公封于魯而以伯禽為魯公公則稱周公留成周輔王故係公于周逸周書謂君陳為周平公伯禽之弟尚書鄭疏以為周公之子其說皆同王莽專漢稱安漢公竊彷周公之號宣王初立有周定公與召穆公同攝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周桓公之先世桓公名黒肩後有周公忌父周公楚皆稱周公史記世家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職東西二周由此分焉共和

之周公為負斧扆之周公之別子而封鞏之周公亦襲其號曰續周公之職大約周公為周室輔政之官名忌父楚皆稱宰周公其義可見

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

趙伯循曰豈有君薨在殯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諸侯同盟名于策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故于卒赴可得而紀此為得之

黄仲晦曰攷諸經文其卒而不書名者十人皆當時並

無朝會聘告事迹所以不知其名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會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是與其大夫盟爾故不知其君之名也愚按左氏蕘以名之語誠足來趙氏之譏子蒲卒哭者呼滅夫子以為野近世士大夫行狀用親長填諱謂名終將諱之亦起于左氏不宜自相矛盾也

謂之禮經

趙東山曰據經諸侯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不書名者

九人餘並書名故僖二十三年傳又曰赴以名則書之推較當時情事未同盟而名者必姻鄰同姓諸大國也其相與者素厚則未同盟而赴以名不為畀未同盟而不名者宿杞滕薛是也相與者薄而得禮焉則雖小國不為簡春秋之末嘗名者止一秦之處西戎始焉于赴告之禮猶未能詳終以遠于我而相與者薄則雖不同于諸大國亦不為簡也此事考之乃知左氏不誣

又

朱鶴齡曰春秋即周禮也故韓宣子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

發幣于公卿

杜註朝而發幣于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按明制各省布政司朝覲各衙門皆餽書帕王者制禮不絶人情亦所以卹臣子之私而通内外之好自昔云然已

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張洽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别種入居中國者也

楚邱辨在卷首

故遇于犬邱

水經注瓠瀆又東逕垂亭北亦名犬邱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祊時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使宛來歸祊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

之于先王豈可相易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又

孔疏定四年祝鮀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職猶魯之有許田也取于相土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有之

又

戰國時秦割河東三邑求講于齊魏韓齊與韓易地以

從其便晉韓起以州田易宋原縣于樂大心疆埸徙置不煩史筆之書書易祊田者葢爲諸侯朝宿以備天子時巡朝會之故東遷至此垂六十年以祊易許會同有繹從此絶望葢傷之矣與子貢愛餼羊孟子勿毀明堂同指

先配而後祖

杜注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于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失之矣此禮昏禮無

其文徐居甫問朱子引伊川言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令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朱子答以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亦不出元凱之指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穀皆作包來杜註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蓋邳與浮同音而訛也于欽齊乘莒州西十里俗作浮邱山山半有莒子陵又東南馬鬐山浮來之北則洛山黄華水發源于此合浮來衆水豬為莒

之西湖云云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孔疏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傍支別屬則各自立氏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曰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莫不有族人君之賜姓

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黄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周代尚父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别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嬀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不當賜者自氏祖字不世其禄不盡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諸侯之臣

卿為其極既升為卿其族不復因故或身以才舉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族羽父為無駭請族非例得之也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于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

又

柳芳曰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黃帝

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夸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氏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

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冑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

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然其别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攷其真僞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馬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

代北則為國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國姓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録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

又

陸伯冲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又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潞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謂惟天子乃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伯夸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媯是也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舜賜禹曰夏伯夸曰呂是也又公子之

子例以謚配氏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又古者男子皆以氏配名不言其姓婦人乃稱姓禮曰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是也公子公孫以子孫為氏明與君一體以異于衆臣也不以國為氏者異于君也曽孫以下去君稍疎則可書其氏矣晉之荀氏經常稱荀氏左氏分為中行氏智氏魯之仲孫氏傳則謂之孟氏葢當時或私自稱氏傳

從而書之經則必從其正氏之中又為諸氏者如晉之魏氏分為呂氏廚氏魯之季氏分為公鉏氏者皆就中自分別如今同房之中又論房也

又

呂伯恭譜牒論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别而為氏者不勝其多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

先世之謚為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别千塗萬轍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于魯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于鄭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于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絶無而僅有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

又

鄭漁仲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别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于文女生為姓故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姚妘婤姶㚤嫪之類是也婦人之稱如伯

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文王爲姬伯三代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眛于此

又

趙彥衛雲麓漫鈔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夸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

虞禹之有夏伯夸之有吕是已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已于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已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于邑則韓魏趙是已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畢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别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别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别子孫如魯衛毛聃邘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

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

姚舜牧春秋疑問曰按桓之世三國來戰于郎莊之世

陳蔡之俟亦次于郎齊宋以兵窺魯亦宿師于郎郎誠要地而宜城者隱將為鄭伐宋恐他國之議其後也但興役有時夏則非其宜耳

以王命討之伐宋

此猶然征伐自天子出也終左氏之編亦止此一書而已繼則有繻葛之戰再繼則有王人子突之師衄師于鄭逆命于衛而司馬九伐于是乎歇絶矣

君為三覆以待之

曹公新書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亦有三覆之名李衛公
問對述之但後世用騎非車兵耳

鄭人大敗戎師

莊之用兵可謂奇譎左氏必極道之雖無與于經要之
有當于聖人之意蓋莊實聖人之所惡也

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郜歸于我鄭師入防歸于

我

隱公始睦于宋而踈于鄭既而與鄭平矣浸且加兵于

宋矣則以祊田為之賂也鄭取郜取防皆歸于魯與入許而讓魯讓齊同一轍焉隱之貪類楚懷利商於而輕絕齊莊之狡若秦昭不愛三城以搆齊魏韓此皆勢均力敵之國也楚武文晉獻悍然惟知盡諸姬滅同姓有暴秦虎視山東之槩春秋之始駸駸乎戰國之風矣齊桓出而始曰大無侵小又曰玉帛相見不以兵車即起周公成王而挽東周之天下其功烈亦不是過謂孔子不滿于管仲者未熟讀三傳者也

鄭伯圍戴癸亥克之

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改曰菑縣漢章帝東巡穀縣詔曰陳菑縣其名不善高祖鄗柏人之邑世祖休聞喜而顯獲嘉應嘉皇靈之顧賜越有光烈考武皇其改縣曰考城

滕侯薛侯來朝

魯方伯之國也故隱桓之世滕薛杞曹穀鄧諸國次第來朝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周公之後而

受小國之朝豈得云僭自晉楚强而魯庇于晉遂轉而朝晉再畏楚又不得不朝楚浸且并于越而亦往朝之立定哀以指隱桓懷古之情益深

薛侯曰我先封

洪容齋曰禹時諸侯萬國至春秋時存者數十今考諸經傳可見者惟一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乃為宋王偃所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

鄭伯將伐許

伐許之役主兵者鄭也春秋為魯史之書左氏為春秋而作傳故非特經文于凡盟會征伐必以公及公與領之於是篇亦云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而先之以此著鄭之主兵既得許而處分宰制皆出自鄭所謂鄭志也直至許都五遷而終見滅于鄭滎陽許昌壤地鄰逼所固然爾

亦聊以固吾圉也

王宗沐曰詳覧莊公之言不敢以許自為功似讓能況能久有許似反己況能禋祀許似慮患吾其能與許爭似憂遠然其卒曰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則自為自利之心不覺發露矣要之殘忍陰忌莊公本性

不愛于段何愛于許

吾先君新邑于此

正義地里志河南郡新鄭縣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謂河南新鄭也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

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史記世家虢鄶自分十邑獻
于桓公桓公竟國之棄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
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書皆謬

又

渭水經注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史記秦武公十年
縣之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巳下
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鄶又滅遷其
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善長云

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為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于史伯寄帑與賄虢鄶之閒平王東遷武公輔王室滅虢鄶而兼其土莊公語公孫獲先君新邑是指新鄭為言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為友之始封未免違正經而從逸録矣

又

桓公始封滎陽歷武及莊纔三世耳故曰新邑後世稱新鄭由此得名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以私憾而敗公事刑所不赦羊斟之陷華元夙沙衛之阻殖綽郭最斟猶知罪而奔衛則後為綽所醢未有如公孫閼之倒戈内向勢同叛逆而得逃軍法者也是以蔣舒陷傅僉成都失守高永樂守洛陽閉門不納高昂齊神武杖之二百論者亦恨其失刑與鄭莊等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以地賂秦猶抱薪救火此六國之所以亡乃春秋之始周之天子實蹈之先以岐雍賜秦後以陽樊賜晉此則

以酒泉與虢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于是王畿日蹙而強藩浸不可制王制有功加地進律孟子曰慶以地夫有慶必有削削歸之地仍王畿自有故征伐自天子出而天下有道若有慶而無削春秋安得不趣于戰國哉漢賈誼主父偃之謀有鑒于此

羽父請殺桓公

奸臣固寵多好為讒間骨肉以市其忠晉齊王攸之死馮紞荀勗搆成之宋魏王廷美燕王德昭之死趙普預

謀之羣之初意亦猶是耳隱公友愛摯性閒不可入轉
而導桓為弒逆則又為苻堅之呂婆樓矣吁可畏哉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凌稚隆曰隱公不行即位禮不臨惠公喪不稱聲子夫
人而于仲子則考其宮獻六羽焉此其處心積慮曷嘗
一日不桓讓哉顧桓長矣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念而隱
方窮兵略地不顯示以讓之之期迄十一年遲遲不斷
故傾危反覆之徒不為隱殺桓即為桓弒隱而鍾巫之

難不免矣需者事之賊隱公之謂也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乎雖然使桓不弑隱隱即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而朝桓乎抑桓奉隱于菟裘率諸臣而朝隱耶國無二君必亂之道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汶水經注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南流逕菟裘城北隱公十一年營之郡國志有菟裘聚

左傳折諸卷二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姚承菴曰前年鄭使宛來歸祊原無易許意蓋以祊近魯魯所欲得者以小利中其欲將惟我所役而不辭故魯宋本為好隱寧渝盟而從鄭伐宋至入郕入許鄭之欲遂矣乃入許而許田在其側當桓篡立時將必求會

諸侯以定其位遂託辭而以璧假其名曰假其實逼取之也桓不能拒以許田與之而謝其璧若曰以此易祊云爾蓋魯自為飾之詞也左氏不達其情直曰以祊易許令觀經文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並無易許之意越四年為桓元年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並無易祊之辭則其情事瞭然矣　鄭伯璧假許田即秦十五城易趙璧之意其假許田即劉備借荆州之說

又

按閟宮之篇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奚斯亦為許田為鄭所據而望僖公之復之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

程子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此天下之大惡也州吁合三國伐鄭隱公曰州吁其成乎泣殺于濮衛雖亂幸未成矣其時宋殤惡公子馮之在鄭忌克所不免而身則無瑕較之魯軌之與宋馮同罪一體大有逕庭若

篡位之徒聲勢依倚無若魯宣之授邑莒僕然莒僕出奔而宋馮據國逆惡之強弱勢殊宣為仲遂所立較桓之與聞乎故者又各從末減蓋魯以周公之後尊為方伯受滕薛之朝長齊鄭之盟列國仰望而桓者冒大不韙甚同惡之有人蛩駏相比以成此亂後數十年晉為霸主宋鮑弑昭公而成公會于扈以討之反受賂而定其位平公合諸侯伐齊齊以弑莊公為說釋崔杼而定景公皆以亂助亂聖人之所惡總不若弑逆行于其身

魯軌之助宋馮而立華督尤為二百四十年僅事曰會于稷以成宋亂春秋止此一書而已

又

此春秋之大書特書也公羊傳曰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註以為斥見其惡穀梁曰公為志乎成是亂也註徐邈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杜註訓成為平先儒所不取夫能平宋亂則必誅元惡正嗣主而後三綱以振天討斯彰今華督

與翬交擅寵于魯宋終莊與桓之世成其兩亂國而已

立華氏也

華督戴公之子未嘗有族正考父孔父嘉世執宋政華督之弑君孔氏出奔忠者被廢而逆者賜氏人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自是曰耦曰元世有聞于經傳追昭公末年華登華亥作亂幾覆宋祚魯之季晉之趙純忠輔國而後嗣猶以叛終之况華氏之以大逆起家者乎以成宋亂經文非特惡其君尤惡其臣也

十年十一戰

金仁山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迹穆公之轍而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敝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弒之殤公盖有以自取矣　宋殤十年十一戰而遭弒晉悼十年九合諸侯而復霸禍福唯人自名而兵戎之不如玉帛較然矣

巳殺孔父而弒殤公

杜注經于孔父稱名者内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正義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美辭仇牧不警而遇賊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為文云云愚按公羊于弒君三及及楚邱緣陵諸篇學者所習讀或無善而故衍之或大功而反掩之以致襃貶

失實觀邱明元凱之論非惟史事詳而經旨亦顯二傳之高下殆有逕庭矣

又

宋穆公臨没以立君事屬大司馬司馬定策之功非太宰所敢望太宰忌之而通公子馮以殺司馬因弒殤公此事之情實也左氏明見底裏數句之内本末瞭然僖文以下更無此手筆

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嚴啓隆傳注曰先是宋鄭相惡欲得宋殤而甘心焉莊
固謀之熟矣而宋有賊臣曰華督者忌孔父而欲奪其
權知公子馮之爲奇貨可以易君必以其情告之于馮
以探鄭莊之志鄭若不許督何能爲鄭許之而後知馮
之可恃遂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
父而弑殤公名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是則鄭莊
爲之主爾親鄭而宋服于鄭鄭之利立馮而華督爲相
督之利馮爲君督爲相而以其賂歸四國四國之利自

是殤之賊終春秋不能討矣莊一人而成魯與宋兩大
國之亂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職
鄭莊之故哉

以郜大鼎賂公

桓二年春即取郜鼎以定宋馮宣未改元即納寶玉而
授邑莒僕亂賊之聲勢相倚如此

大路越席

疏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

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尚書大路孔安國以為玉服䡖以為木左傳之言大路多矣僖二十八年王命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注金路也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魯叔孫豹聘于周王賜之大路釋例以所賜諸侯之卿當是革木二路而總曰大路以天子之所賜大之也　越席葛越槀鞂之席故曰昭其儉也

杞侯來朝不敬

公穀皆作紀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
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鄭懼楚　曲沃伐翼
春秋終始乎霸霸興而春秋始霸衰而春秋終伯必有
大國大國之所由來皆從并吞致之四大國中獨齊國
并吞之罪差堪末減齊蓋太公之裔成康以來與魯並
為方伯海岱之間斂袂往朝其為大也久矣桓公首霸
即以存亡繼絶為事嘗一滅譚遂而管子旋諱言之獨

晉楚二國秉姬轍東遷悍然肆其吞噬楚猶一屈于召陵晉乃漏網西略隱五年誌曲沃伐翼至此再書之又書蔡鄭懼楚實二國濫觴滋長之源也厥後更霸中原抗詞執言弭兵合盟以疆埸侵陵細故聲罪小國而盡諸姬兼數圻則莫之敢問享其利而辭其罰論世者宜于此致詳焉魯與齊並為方伯何以浸微則地勢使之然齊猶僻處海嵎魯則介居淮泗四戰之地難以立國宋衛所以同憂削弱矣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趙東山曰襄十三年公至自晉傳曰孟獻子書勞于廟是其事也亦由告廟飲至然後書至不告廟飲至則不書至也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鄭飲至之禮亦同愚按凡他說之以不得歸國危公而書者皆妄說矣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

余嘗謂晉自唐叔始封都翼子燮父八傳至穆侯穆封成師于曲沃遂分為二曲沃漸強至于滅翼其時赴告

未通事不見魯史有識之士推原禍本而為此文晉以成師為舉首然數十年事滙于一篇必非簡牘之舊也左氏以武公伐翼在明年之春故寘此文於此尾其後八年滅翼冬王立哀侯之弟緡九年伐曲沃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至于僖之二年告始及魯經書滅下陽原原委委具見于傳是即翼經之一事讀此文者當滙其本末而統志之

以條之役生太子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竹書紀年宣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畒王師敗逋

按國語三十九年戰于千畒與竹書符合小雅祈父詩序與羌戎戰于千畒而敗亦引此解經

異哉君之名子也

呂東萊傳說曰漢武名鈎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命名之際不可不謹也

又

三國杜瓊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殆有甚于穆侯靈帝之名子乎

卿置側室

杜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䟽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康成云正室嫡子也故知側室是衆子文十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

立此官也定十三年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杜注皐夷范氏側室

大夫有貳宗

讀左日鈔注云適子為小宗其意以諸侯為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大夫不得宗諸侯爭大抵始為小宗既為大宗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有大宗其貳宗即小宗也愚謂士大夫之家必立大宗乃魏晉以後禮俗三代未

開此名記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小宗百世不遷而更何有大宗乎若魯之季孟叔三家小宗也叔孫則自玆而下得臣僑如豹婼不敢州仇小宗矣又有叔仲氏曰叔仲帶叔仲小此貳宗也孟孫則自敖而下穀蔑速羯貜無忌小宗矣又有子服氏曰子服它子服椒子服回此貳宗也季孫自友而下行父宿紇意如肥小宗矣悼子紇之長子公彌不開命氏乃有穆伯文伯稱公父氏則為貳宗未知然否

及欒共叔

晉語載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之對為萬世子臣不易之論其節與孔父仇牧配位而不晉駕之此時晉國大亂冊命未通舊史特未之書耳

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玉海宋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曰魯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

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

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

前輩說母妒子嬖如隋獨孤后因太子勇多內寵譖而廢之之類愚謂敬姜不哭公甫文伯叔向母不欲娶申公巫臣女亦係乎識見以分賢不賢耳

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胡氏傳謂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矣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駕

而朝紀挾詐諼之謀欲以襲之其志憯矣按子産相鄭伯朝楚舍不為壇外僕以為請而告之曰大適小則為壇且曰大適小有五美小適大有五惡郤至答子反亦曰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是諸侯相朝不論小大而大國亦有朝小國之禮此西周盛世則然逮東遷而不講久矣自此以後紀則圖存之無術至于大去其國以酅入齊傳之先此明齊襄復讎之假為名而吞噬之蓄志為已久也

又

嚴啓隆曰齊在春秋之始王迹猶存有圖紀之心而未敢遽婉轉躊躇幾得復失觀其本末情罪可知若今日之偽朝于紀即圖紀之始事也魯紀婚姻之國紀既來告必以情言明年公會紀侯于郕諮謀齊難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因為之謀納后之事紀既納后齊既不敢有加于紀不意莊元年王姬一歸于襄而襄即遷紀之三邑由是紀知必亡紀季以酅入于齊明年而

紀始大去其國葢是時桓王已崩即桓后之存亡亦不可知襄之惡更甚于僖則其逼紀而并兼之十八年間諸侯之放恣又一變也

王以諸侯伐鄭

衛風自伯之東孔氏以為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所作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三國兵會京師乃東行伐鄭也

又

天子討而不伐是役書伐宜陪臣得以討天子之卿矣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王伯厚曰春秋車戰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寧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厥從鄭伯郤至亦從鄭伯又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由環衛之車不設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也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行列護衛元帥未易動揺也春秋列國往往軍不整主將好以輕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中軍之奉公者未嘗輕動深

得古法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李靖兵法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制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今按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諸家兵法

惟五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伍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今以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𣗥且所謂五人為伍什伍為隊至今因之

戰于繻葛

王源曰戰法之妙千古名將不出此範圍然非左氏知兵安能敘之簡而明精而備如此文人每敘戰功不能

傳古人兵法之妙者以不知奇正虛實分合之術也他家無論即以馬遷之雄亦不能辨非不知兵之故乎故千古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傳

況敢陵天子乎

馬驌左傳事緯曰隱桓之際諸侯之强不仁者無如鄭莊而善為巧辭以文其罪易田曰假虆紀曰劫逐其弟而媿餬口離其母而賦大隧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拒王而射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于君臣母

子兄弟鄰國莫不内肆奸貪而外為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寤生為首誅焉

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太初以後更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踵而不改今歴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　趙子常曰三代

正朔不同故一以中氣為限

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嘗于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户萬物皆成故烝祭宗廟按祭有四時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不得同于天子者夏禘之祫而已春礿既犆則亦不必舉傳特舉魯之兩

祫故言嘗與烝也

冬淳于公如曹　六年春自曹來朝

一事而時隔兩年斷續書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章法如是不一而足通鑑效其體如顯王七年秦孝公布德修政欲以強秦六年下令國中云云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十六年五月大朝會東宮傳國

于何如是章法亦不一而足宋儒解經如趙氏經筌黃氏通說等書皆以為州公自州公淳于自淳于左氏以甲為乙茍訾傳義且言蘇忿生十二邑之中別有州田之名自謂考據精核夫一邑即有一公將十二邑即有十二公耶公爵惟王者後得稱而濫觴至此徒見其自相牴牾而已

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熊朋來曰隱十一年王與鄭人爭蘇忿生之田內有盟

向州等邑此邑前在圻内分為采地州公王之卿士食采于州今既入鄭則身無所歸狼狽如曹寓身于魯蓋鄭莊疆理十二邑遂其食采之王臣也觀其事在伐鄭之後而明年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伐盟向則所以迫州者可知矣

楚武王侵隨

楚世家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代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我有敝甲欲以觀

中國之政請王室尊我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
聽還報楚熊通怒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
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夸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
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周名隨
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
兵罷按史記言熊通二十九年當魯弑隱公之年而三
十五年伐隨俾請王號正當桓公六年也後五十一年
當莊公四年卒于師中合傳之言王心蕩仍由僭王之

故畨矣

又

皇覽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城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相傳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壊填壓不得發

又

雲麓漫鈔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鼠其背對山有錢

臺號為墓臺至今人呼為隨侯祭墓臺

又

趙東山曰楚自熊通以上未與魯通傳具載其伐滅諸國志在兼并諸夏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又

傳為經作經未嘗有楚也而傳顧纍纍然言之者是時楚已强自雄南服簡牘所載灼然有其文左氏採之抑亦翼經之意也且是時晉有乘楚有檮杌彼有

簡牘安知無當于筴書左氏徧採列國之簡牘以成書故楚丈多見于此

季梁在何益

劉知幾曰三十國春秋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于評論附彰其美愚按晉聞楚子玉卒公喜而後可知也亦是此側映法

又

季鳳雛曰鬬伯比請羸師以誘隨楚武王曰季梁在何益荀息請璧馬以假道晉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夫賢臣在國則鄰敵散其陰謀此所謂金城十里者也惜哉有臣無君終為敵國之所擒而已是以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荀息曰雖諫必不聽伯比季梁其智相當荀息宮之奇智亦相當但遇其君有幸不幸耳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東觀書詔引此荀悅申鑒曰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

縣有舊常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為尤矣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

親其九族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夏侯歐陽以為父族四五屬之内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巳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巳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各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

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

太子忽辭

金仁山曰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見辭姜氏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

是以師昏也

李鳳雛曰鄭忽為質于周之時巳娶陳嬀為妻至是十有二年矣而齊侯屢請妻之何也使忽居然受之將置

陳嬀于何地獨怪忽之辭昏不用後世宋弘之義而但曰齊大非耦曰不可師昏一若諱言已之有室者然文姜淫亂孤綏鶉奔忽若不辭則車拉之禍不發于魯桓而發于鄭忽矣雖謂忽有先見之明也可

子同生

朱子綱目漢宣帝甘露三年書皇孫驁生劉友益曰王氏之篡漢之中否由驁生始也故謹書之然則三桓之專政魯之寖衰由子同生始也故特書之終春秋書世

子生一而已終綱目書皇孫生亦一而已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王伯厚曰曲禮注云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商以前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名子者當為孫地

又

出顏氏家訓

程泰之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而無避蓋不敢申其尊于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為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為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為諱是為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為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

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

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東萊謂盟向者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中之二邑至此八年矣鄭合齊衛以伐盟向蓋二邑之民不肯服鄭鄭以大師伐之王乃遷其民而地始帖然為鄭有也後僖二十五年襄王以陽樊五邑予晉陽樊不服晉侯圍之乃出其民前後一轍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捨周而他服如此愚按溫原

攢茅樊地名即桓王與鄭十二邑中之五邑前則樊止單名此乃加以陽字杜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蓋後去樊而止名陽矣孔疏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王遷之于郟不然王亦無由得遷之也逮晉圍陽之後又復圍原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五邑各擇人而治始相安為晉有始啓南陽傳特著晉之闢地以表之耳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公
羊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諸侯于其封内三年稱子生
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亦僭取于
天子號也禮又曰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
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馬融曰詩曰閔予小子
書曰眇眇予未小子皆天子未除喪之稱也蓋天子域
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體故必命以嗣
子在下者必避之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

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横磨劍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説大話做難事

天去其疾矣

闞伯比以少師為隨侯之疾陽虎奔齊鮑文子謂景公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同一義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張良亦言毒藥苦口利于病故良臣為國醫奸人為國疾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

華陽國志武王伐紂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殷人倒戈世稱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既克殷以其宗姬女于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洛元和郡縣志黔洛作牂牁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

呂伯恭謂君臣無獄詹父之有辭于虢公與元咺之訴衛侯厥罪惟均執義甚正孔仲達則逆料其說而解之

謂詹父非虢大夫也周禮卿之下有大夫若虢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為譖之于王矣愚謂使詹父果為虢大夫亦足見爾時王室雖衰猶存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舊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命非天子不可則削奪亦非天子不可矣虢國世為王朝卿士自平至桓陵節不替雖其國之大夫于奪必稟命而後行忠之盛也豈若昭哀末造天子執甘棐以悦于晉而列國大夫生殺自恣季意如之殺公展楢鞅之殺

邯鄲午會晉之君皆不能自主者哉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馬宛斯曰秦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凡八傳而至穆公春秋略其文傳止記納芮亦不言何公按執芮伯當在寧公之世納芮當在出子之世竹書紀年周桓王五年芮人乘京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十三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文與于此史公記秦事甚詳有寧公滅亳取蕩氏武公伐彭

戲伐郪冀戎滅小號諸事而無納苟之文蓋古史闕焉不備諸家各據所見而誌或詳或略不可同論而厚誣也

虞叔有玉

東萊氏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同出于嗜貨愚按虞公一以璧劍見逐于弟再以璧馬見滅于晉何愛國家不如愛玉至此哉

戰于郎

春秋惡主兵原不專序王爵此以周班後鄭而致伐故仍後鄭以抑之

鄖人軍其郊必不戒

孫武子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鄭風出其東門序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康成謂鄭莊以魯桓十一年卒祭仲立世子忽宋人誘祭仲執之與之盟而立突昭公奔衛一爭也鄭伯使雍糾殺祭仲仲

知之殺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二爭也十七年
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三爭也十八年齊人誘子
亹會首止殺之轘高渠彌迎子儀于陳而立之四爭也
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入鄭與傅瑕盟使殺子儀厲公
終于得國五爭也五爭者謂突再也子忽子亹子儀各
一也祭仲語子忽之三公子突與亹與儀也忽為太子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忽辭不可卒以無大國之助
國人作有女同車為刺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水皆

以刺忽褰裳兼以刺突詳讀小序可以得鄭亂之大凡焉

鄭莊公卒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國風邶鄘衛鄭齊諸詩皆作于隱桓莊之世所刺者衛宣惠鄭莊齊襄州吁頑段忽突五公子魯無風而文姜莊公之事附見于齊風夫子諱内惡之旨也陳止齋曰春秋之初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

者

丁亥昭公奔衛巳亥厲公立

張天如列國論曰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諸詩皆云刺忽至於褰裳之詩則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巳以哭為狂則忽也非矣

為城下之盟而還

楊繩武曰寇準自澶淵後稍矜其功王欽若言於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

之盟何恥如之由是帝顧準寖衰小人之附會經術以行其讒間可惡如此按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此恥為城下盟之實事

楚屈瑕伐羅

湘陰縣志周成王封楚羅地屬焉楚文王時自南郡枝江徙以為國秦置長沙改羅為湘晉永嘉時置湘州蕭梁以湘陰置岳陽郡及羅州汨羅山在縣治北七十里汨羅江出其下　按湘之名不見於左傳楚詞有湘君

篇則戰國時楚已名之湘矣國策莊辛對頃襄王食湘波之魚湘水經注屈潭即羅淵也懷沙自沈於此　顔延之祭屈原文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及鄢亂次以濟

曾子固曰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其後曰夕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夕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夕水避桓温父名改焉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

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
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為城而
更謂鄢曰故城白起所為渠迄今不廢引鄢水以灌田
今長渠是也

羣帥囚于治父

唐文粹盧潘曰圖記今治父山在盧江東北即左氏所
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玆山是也余按杜注
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

即治父城盧非盧戎之地同食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于城豈囚于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黄東發曰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紀鄭為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責賂于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為首也齊宋衛燕為一黨而齊為之首若齊衛于魯則

有戰于郎之怨若宋于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比宋興兵謂魯穀邱之盟為不信而齊則欲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屢盟以平突是齊于魯紀鄭皆有憾故言齊為主兵此齊為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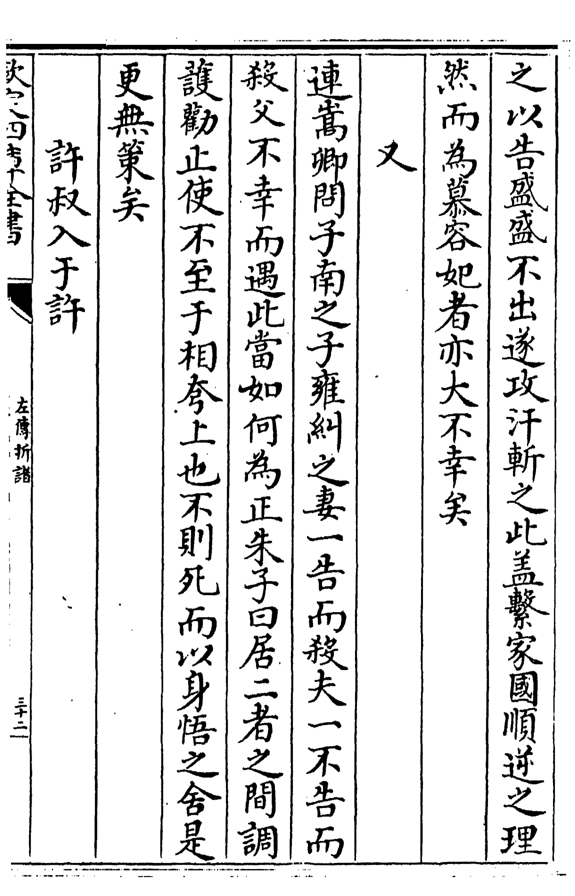
諸侯不貢車服

周道之盛遠邇畢獻方物容須之鼓封父之繁弱肅慎氏之楛矢分寶玉以無替厥服者皆自其列國之所供者也故景王宴晉使樽以魯壺列國相賄亦有郜鼎紀

齓齊慶封奔魯則獻車于季武子安見諸侯之不可貢車于天子乎周禮有器貢服貢不貢車服顯背典故求車者藉以為名猶樂王鮒之請帶范鞅之請冠耳天子擁虛器用度空乏至于下求求賻求金求車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財用不足斯得之矣

祭仲殺雍糾

雍糾之妻助父弒夫慶舍之女助夫弒父皆非人理不可為訓後燕慕容盛妃蘭汗之女汗欲殺盛名之妃知



之以告盛盛不出遂攻汙斬之此蓋繫家國順逆之理
然而為慕容妃者亦大不幸矣

又

連髙卿問子南之子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
殺父不幸而遇此當如何為正朱子曰居二者之間調
護勸止使不至于相夸上也不則死而以身悟之舍是
更無策矣

許叔入于許

鄭莊公久蓄通許之謀特以齊魯同功不容獨擅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即桓公寄帑虢鄶之故智身沒之後諸子爭立許叔不于此時整頓殘緒光復舊物更將何俟秦苻堅死丕宏狼狽而慕容垂以後燕稱帝中山時勢小大懸殊而興復之功則一矣蔡朝吳謀復陳蔡踣楚靈于乾谿而封國之柄仍乞命于棄疾未可同日而道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

瞿本櫟也故穎川郡治城西有鄭奉孝碑水側有九山
祠碑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洪容齋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十有九
年其烝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初便成淫亂伋即
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
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
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為之耳鄒忠原闕辨之曰今姜

固莊公妾而宣公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公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立然則宣之烝夷姜生伋子當在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當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死而朔之能同愬兄固無足怪容齋考之未悉耳

使謚待諸華

水經注漯水又北絶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汲壽繼頌于此京相璠曰平陽之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夙齡詩人秉舟誠可悲夫今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

壽子竊旌而代死急子知而終于就死皆奇事也而左氏略叙之即不覺其奇蓋其結構處只在二公子身上太史公敘之則二死者見奇矣

棄父之命惡子用矣

急之孝大類申生均鬧于大杖則走之義者也但急行事更決絶而衛宣殺子亦猛于晉獻絶無紆迴由世子更無庇援而君側亦無庸浸潤後之公子洩公子職即里克丕鄭盖一時措手不及而後乃發憤于朔耳朔之立即代位之奚齊壽則孝友遠不可幾矣檀弓獨載公子重耳語申生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申生所以屬意重耳亦可謂篤于友于者矣

棄父之命　我之求也

凌稚隆曰急子于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及壽先往代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為得於禮而乃汲汲焉惟死之為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

壽子載其旌以先

朱𢣸菴曰蘇子由謂壽之死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朱

子亦云然壽誠欲免急之死卒之急往亦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責壽壽亦大不幸哉趙禮至虞世南世基凡就死地而弟欲生兄孔褒融弟扞死刑而兄為弟死未有如二子乘舟之并命為可哀者也

蔡桓侯卒

啖氏云其稱侯蔡季之賢請謚于王也凡諸侯請謚于王之策書云謚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

其不請于王也陸氏駁之曰列國稱公臣子之辭史記

世家魯衛晉鄭齊宋陳曹無不稱公者惟蔡稱侯習于

左傳蔡侯之文然經文蔡桓侯一書之外蔡宣公景公

靈公之葬莫不稱公而左傳成十二年蜀之盟蔡景公

為左閒亦稱公矣蔡季請謚之説三傳盡無明文叔佐

臆測而得之已開宋儒之漸矣愚按楚子頵被弑謚曰

靈不瞑曰成乃瞑囊瓦以共謚其君魯昭公之薨也意

如欲加之惡謚春秋列國之謚皆自其臣子為之無有

請于天子者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漢唐以下天子尊
而始復于古必以博士議謚啖氏請謚之言固有自來
也

日官居卿以底日

注位從卿故言居卿疏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天
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傳言居卿則是
尊之若卿夫唐虞羲和即四岳尊為三公豈止于卿上
古以天事治民故司天之官重後世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司天之官漸次逾卑至漢而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矣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正義引韓子曰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之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早誅焉以及于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

又

陳止齋曰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殺不書是故鄭無

昭公晉無懐公

公會齊侯于濼

濟水經注濼水出歴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俗謂之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

遂及文姜如齊

濼水齊地然近曲阜而遠營邱曾子固濼源堂記引魯齊會濼想兩君合好或者探趵突之泉攬鵲華之勝未必定計適齊也齊侯與姜氏淫通狐綏求匹而不能禁

遂者繼事之辭也申繻良箴不納以及大禍美始惡終
因姦生殺可哀也哉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史通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于寶晉
紀敘愍帝歿于平陽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
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又

馬宛斯曰讀桓公之春秋至王室三聘列國六朝弑逆

之賊南面無慝似非天道孰知正以驕淫其志與一婦人招揺人國留連三月樂死忘歸而醜彰狐綏禍中搢幹天蓋巧于假手為隱公復讎又因以終稔齊侯之惡以斃其身吉凶影響可不畏歟莊公不能為父復讎反聽其命田獵則從征伐則從為文姜者豈弟翱翔宣淫如志齊風南山刺襄公繼之以敝笱刺魯桓載驅刺文姜繼之以猗嗟刺魯莊有一姜氏而兩世蒙恥禍流子孫可畏也哉

辛伯告王

晁補之左傳雜論曰黑肩欲弒王辛伯告而誅之元惡得殲義可無悔傳乃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而及于難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周公之罪豈以從前違諫致之傳意非也

又

魏叔子曰告王二字有許多閒諜在遂與王殺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主休丁奉

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

遂與王殺周公黒肩

王殺周公黒肩不告故不書如云經有筆削則王札子殺名伯毛伯何以當書此何以不當書

左傳折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舉人臣張仲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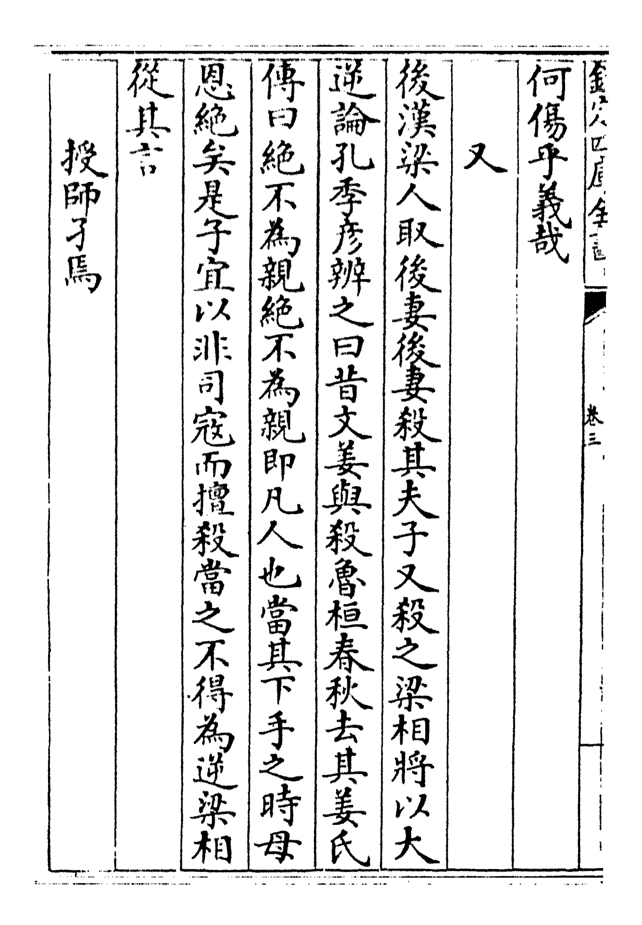
左傳折諸卷三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譔

莊公

絶不為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絶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絶乎宋襄之母獲罪于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之為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今文姜之罪大絶不為親



何傷乎義哉

又

後漢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其夫子又殺之梁相將以大逆論孔季彦辨之曰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絶不為親絶不為親即凡人也當其下手之時母恩絶矣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逆梁相從其言

授師子焉

方言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

盈而蕩

朱鶴齡曰史記魯桓公六年熊通侵隨隨為往周請尊楚號不聽通乃自立為王至魯莊四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之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然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號以為盈也

除道梁溠

溳水經注溳水又南流于溠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楚武王伐隨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于隋謂此水也水側有斷蛇邱隋侯出見大蛇中斷舉而藥之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

營軍臨隨

愚菴謂諸葛亮卒于郭氏塢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魏軍者司馬懿不敢逼乃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

喪伯約之智蓋得之左氏愚按國主卒于行祕不發喪者多秦始之鮑魚遼主之帝羓明文帝晏駕榆木川鎔錫為殮具皆是矣其出師遭喪者慕容垂伐魏死于上谷返至中山而後發喪姚萇死于新支堡姚興祕不發喪據廢橋與苻登戰大破之乃發喪行服北魏孝文自將拒陳顯達殂于穀塘原徙御卧輿行至魯陽太子恪至乃發喪即位

衛侯入放公子黚牟于周

劉原父曰朔比衎黔牟比剽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絶衎賞罰無章莫此為甚愚謂執是論以繩之衛之出而復入者又有二君焉蒯聵也輒也父子也與朔黔牟殊也鄭也武也亦兄弟也與朔黔牟等也此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之經左公穀各有傳而原父所駁者左氏也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氏皆無傳胡氏傳引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十八年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殺子儀而入遇于垂者子儀也

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宋儒好立論于有經無傳之書遇乖之書胡氏作傳緣起爲穎濱之說合原父之說在莊公四年六年兩朞之閒衛鄭同時各有二君鄭之二君止一遇衛之二君再遇三遇矣再于襄而三于哀皆二百四十年内也吁亂至此哉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朔有譖伋之罪黔牟實伋之母弟洩職之廢置于衛同于里不之廢置于晉因民弗忍而為之者也左氏責之純以成敗論人未為平允劉光伯曰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為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為下民所愛樂也與叔向論楚公子皙不能得國一篇參看

楚文王伐申

此表楚文之惡更倍其父

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蘇東坡曰以鄧之微無故而殺大國之君楚將舉國而仇之其亡更速鄧之患在不能修德以自强此聖賢不易之論然不十年而楚滅鄧鄧雖欲自强其如國勢何哉明允亦持此論以咎燕王曰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夫五國未嘗遣刺客亦卒並并于秦宋華元議殺楚使申舟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晉祁盈之臣曰均

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以為快三甥之欲殺
楚文亦同此意快意貴目前無暇其他矣

亡鄧國者必此人也

楊繩武曰史記鴻門之會范增請殺沛公曰奪項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與三甥同意

人將不食吾餘

二泉先生以餘為餕餘從社稷不血食生義愚菴先生
又謂三甥謀殺楚子將置毒食中故言人將不食我之

餘食二說皆膠固愚意合上噬臍皆歇後語機鋒相對噬臍言無及也不食吾餘言人盡棄之也

恒星不見

阿含經佛生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于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于畄鹿山若杜注恒星謂常見之星夜明而星不見則佛家無所藉口矣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星為二十八宿餘星如故而經星不見故以為西土釋

迦降生之證若漢武帝時歲星不見為東方墮世之說

又

羅泌曰論衡周書紀異云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宫殿震動恒星不見五星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繇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来此矣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五年之差顧微之吳地記以魯莊公七年夜明恒星不見乃四月辛卯之

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

夜明也

論衡說日篇言夜明故星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日中斗見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夫辛卯之夜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俱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愚按公羊傳曰如雨者非雨也說經最當蓋雨金雨粟之義丘明言與雨偕失其實矣得仲任

駁之所謂以經證傳之繆也　竹書紀年懿王元年丙寅春天再旦于鄭

又

南唐盧文進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得土人問之曰此之謂笪日頃當自復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宵而夜明午而晝晦皆僅見之事

又

漢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

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来至今再見不言石隕不至地也

郕降于齊師

齊魯圍郕郕降于齊秦晉圍鄭鄭受盟于秦慶父之請伐齊與子犯之請擊秦一也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此虞書之文也傳以為夏書又僖二十四年君子論鄭

子臧引地平天成一句二十七年趙衰舉郤縠引賦納以言三句襄二十六年聲子告子木引與其殺不辜二句二十一年臧武仲對季孫引念兹在兹三句皆以為夏書實皆虞書成六年欒書繞角之師引商書三人占從二人實則周書先儒因謂左氏未見古文尚書按邱明生于戰國之前未遭秦焚書況所引書皆今古文所同有不待伏生口授而後得之王伯厚玉海云其曰夏書者以事關大禹曰商書者以箕子商人也謂書可謂

名通

吾以女為夫人

夫人二字不可解豈預為無知地耶無知亦非未婚者若使其得立而并納之如晉文之懷嬴即非夫人矣

公子彭生也

彭生為大豕見齊侯于貝邱如意為蒼犬撠呂后于軹道北齊高演既代廢帝即位復名而酖之出畋有兔驚馬墮地絕肋遂殂婁太后問知濟南王被殺曰不用吾

言死其宜矣盖亦以濟南為之祟也

豕人立而啼

劉向以為近豕禍也

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胡氏曰春秋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者如費等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于色不畏彊禦者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

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疎遠者如彼親信者如此故於齊國之人材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親賢臣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則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親小人遠賢臣所以亡也按莊公見弒于崔杼死之者賈舉州綽諸力臣及申蒯祝佗父皆與徒人費諸人同康侯之論亦祖晏子之指

桓公自莒先入

史記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名小白于莒魯聞

無知死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鈎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有高國内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

又

焦竑曰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

名忽之言曰百歲之后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立之耳黄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凡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斷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梁元帝以武陵王紀稱帝于蜀與書西魏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宋明帝既自立晉安王子勛拒命蕭惠開曰湘東文之昭也晉安武之穆也其于當璧義無不可兩引傳句皆確切而兄弟骨肉之鬩爭搆禍亦與春秋時事相當

名忽死之管仲請囚

管子大匡篇齊使至魯魯君乃束縛管仲與名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我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

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管子八十六篇

又

管仲治桓莊以來四五十年連雞鬬狗中夏之諸侯子

產治成襄以下四五十年茅鴟相鼠鄭國之公族仲功在天下子產功在一國事業有大小而人品無高下仲則大純不無小疵子產蓋幾乎醇矣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五伯太史公曰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致王乃稱霸哉使管仲而必與齊桓圖王將置周室于何地孔子之小管仲正深取夫仲也孟子遂曰功烈如彼其卑孔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又因之曰惠而不知為政愚謂二百四十年兩公之人品俱可與入聖人之門

又

就齊國人才論管子而下定推晏子然晏何可與管匹頗濱作管晏論姚崇宋璟相方以平仲抗節於崔慶之閒與廣平之氣陵二張百錬不磨誠足頡頏姚崇任數術管仲又不至此故曰管晏齊名非篤論也後世稱管蕭或稱管葛縱未能伯仲伊吕亦庶幾春秋之一人矣

曹劌請見

葉水心曰頗考叔曹劌燭之武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

于春秋左氏載劌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柯劫齊桓事司馬遷遂列於刺客之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為刺客遷考之不詳也

肉食者謀之

說苑東郭祖朝上書于晉獻公願請聞國家之計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廟堂之上藿食者肝腦塗地其禍亦及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忠之屬也

獄通于兵微矣哉忠之屬也一語孫吳說不出

一鼓作氣

孫武子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李衛公曰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使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安能必使之惰歸哉又曰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其論至精曹劌一鼓作氣之說正是此旨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宋高宗紹興十年劉錡守順昌金兀朮至城下錡置浮橋五于潁河誘之過且毒潁上流嚴陣以待時天大暑敵遠來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又遣數百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皆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死者數萬此與長勺之役兵數之多寡用力之難易相懸要有得於

彼竭我盈之智者已

吾視其轍亂

李衛公問對夫兵却旗叅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䚷而不一眞敗者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

又

王德用從其父超討李繼遷還至烏白池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令曰亂行者斬士卒無敢先後追兵謂其軍

整不敢近

大敗宋師于乘邱

檀弓言莊公戰于乘邱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與傳互異陳君舉以為易車之後因御士死敵轉以敗宋記與傳互相發明且引秦晉韓原為証愚謂敗而後勝之局古今多有東西魏邙山之役宇文泰之馬中流矢墜地譬莊公馬驚授綏也生搏南宫長萬擒敵猛將與斬高敖曹亦足相仿然傳言公子偃竊出雩門先敗宋師與

檀弓所記情事不相入必有一居其誤者宋萬竟以致弑若公穀無異説則當從傳矣兩解之論須於可施之地用之耳

吾姨也

詩衛風邢侯之姨此曰吾姨也姨字始此爾雅妻之姊妹曰姨

止而見之弗賓

古者男女相見有禮不必覿面也孔子見南子夫人拜

于帷中魏太子使甄妃出見衆賓劉楨以平視得罪蔡侯之見息嬀弗賓意在覩其容貌所以激息侯之怒也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姨豈有宜見之禮唐玄宗呼韓虢秦為姨此聲難聞蓋息嬀之靚麗播於鄰國久矣

楚敗蔡師于莘

左傳書晉悼三駕而説經家記晉楚爭鄭三十一呂圭叔論中夏盟主得鄭者三失鄭者亦三而又言楚之虐蔡有五禍臚舉齊晉與楚先後爭蔡繼之以從吳伐楚

亦不下數十被兵矣鄭葢有子展子産子太叔諸良臣為之修國政贍詞命故得搘持不亡而事業粲然可述蔡則隱受禍而傳鮮稱焉兩次亡國蔡仲之祀忽諸矣偪于兩大地勢使然戰國則韓為天下之脊受禍最重漢吳楚七國反梁亦為兵衝幸即時平定耳三國魏吳之用師淮淝南北朝以徐泗陳項為重鎮生斯世也居此邦也亦大不幸哉

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出亡不禮而加兵與晉文之侵曹伐衛何異譚邢同詠于衛風而桓公于邢則存之譚則滅之此時圖霸之謀未定猶蹈吞并之習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城在縣西南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

譚子奔莒

王儉典吏部有譚姓者求官儉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荅曰譚子奔莒是以有僕儉賞其善劇

宋大水公使弔焉

徐乾學讀禮通考古之弔禮不一有因凶災而弔者宋遭大水魯使弔之是也有因失國而弔者魯昭出疆齊侯唁之是也有因疾病而弔者子夏喪明曾子弔之是也愚按許不弔災君子惡之柳州於王叅元失火謂因弔而更以賀亦援此指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陳蕃疏言禹廵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然此與説苑下車泣罪之言

大同小異禹導水衡山即位後廵蒼梧未知所出向與
藩皆祖傳文而敷衍之爾

臧孫達曰

左氏于名謚稱謂多錯出但辰為達孫一篇之中謚其
孫而名其祖恐有訛

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

舊唐書太宗討劉黑闥于肥鄉突厥一將勇壯絶人直
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洞背應弦

而斃遂傳此箭於比番傳觀驚歎莊公之射則貫今以
禦亂今亦其亞也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桓温兵敗于枋頭歸而廢海西公以立威正用此術金
胡沙虎禦蒙古敗績亦遂弑其主永濟奸臣拒敵則不
足制主則有餘故外侮與内亂恒相尋也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孔嘉以艷妻喪身荀息以黨譏亂國邪正雖異皆不免

于君子之譏獨仇牧為無罪然當長萬肆惡之時應手摧碎華督且與俱死牧之不畏强禦未可見也經所書弑君三及更無他人得與同例者則三大夫者殆所謂腹心之臣能辱能死義不獨生者歟觀晉士會之于靈韓厥之于厲皆賢人而未嘗肯殉晏子則曰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可見君臣分誼厚薄固未嘗無殊是在孟子手足犬馬之說也

蕭叔大心

趙東山曰疏云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令按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宋蕭亳實殺子游時蕭為宋邑莊二十三年蕭叔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

齊人滅遂而戍之

桓公存三亡國天下歸仁獨不免于滅譚遂外傳以為軍譚遂而不有蓋内媿於心而欲諱之也

始及齊平也

胡氏謂世讎而平可乎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今易世矣桓公欲合諸侯安中國尊天王苟修怙不已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愚按莊之于襄主王姬狩禚圍郕未嘗有讎之之事其讎桓者以納子糾弗克遂搆兵不解傳云始及齊平者桓公之霸業已成莊公攝于兵威而不得不服耳然自是盟幽以後無役不從實種桓公後日存魯之根荄語云福生有基其始及齊平之謂乎

又

嚴開止曰魯望國也桓既平宋事莫急于收魯而魯以乾時之故怨隙未平桓乃降心以平之柯之盟齊志非魯志也雖與齊盟猶不誠服故兩鄄之會魯俱不與伐郳伐鄭魯無從兵既盟于幽又受鄭之逃人不以時執致有西鄙之師蓋桓伯之初魯猶崛强于桓者如此

傳瑕殺鄭子

趙東山曰殺鄭子不書者魯人始終君突自鄭忽復歸

後鄭歴三君皆不通于魯故鄭伯入國經不書

内蛇與外蛇闘于鄭南門中

京房易傳曰立嗣立疑厥妖蛇居國門闘

又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戾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梁書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有大蛇闘隧中其一被傷走後為湘東邵陵岳陽河東諸王爭閲

之兆

又

文無奇事則不傳左氏好奇其故在此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文獻通考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祏原繁所云諸侯廟主之祏也衛孔悝使車反祏于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祏也公羊說主藏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漢儀藏主于西墻埳中去地六尺一寸埳者石室也開寶通禮别廟時享

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埳奉出神主置于座政和五禮享日祠祭官賛奉神主宮闈令奉主于神幄啓匵設于座至送神樂正祠祭官賛奉神主入祏室宮闈令納主于匵捧入祏室　周禮春官之屬有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皆在焉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

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左公穀皆無傳蘇氏曰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十八

年齊襄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鄭有二君矣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康侯以遇垂之鄭伯為厲公味原繫子儀在位之語斷在此不在彼當以頳濵為確據但厲公突出奔泊于亹見殺之前昭公復入閱三載見殺于髙渠彌左傳詳之厲公旋以奔蔡之九月居櫟盖居國者忽與亹與儀凡三嬗而居櫟之突止一人莫非二君者也

繩息嬀

注繩譽也愚菴曰説文作譝戲曰靳譽曰繩古語如此疑是方言

以息嬀歸

亡國之妃再膺寵嬖而為文士之所艷稱洛神桃花夫人花蕊夫人三人而已甄費皆不良死息嬀獨令終又以拒子元之事似乎晚節流芳者杜牧之詩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許彦周以詩史目杜要為定

論

又

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謂之曰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有義以諸侯禮合而葬之與傳不同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絕武曰晉惠帝羊后為劉曜所寵曜嘗問吾何如司馬

家兒羊后以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為對其言可醜視息嬀之對楚子雖同為亡國失身而相去遠甚矣

齊始霸也

霸與伯同而異有伯長之伯音亦同霸以其翊戴王室而進之也有雄霸之霸音亦同伯以其干僭王制而外之也齊桓晉文特伯長之伯踐土之盟襄王策命晉文為侯伯侯伯之名豈可云侯霸乎吳語黄池之會董褐

對夫差曰命圭有命曰吳伯吳特子爵耳豈得云伯若
伯男之伯夫差當不樂聞故又曰君若無早天子而曰
吳公明以方伯連帥尊之自先軫告晉文曰取威定霸
于是乎在伍舉告楚子曰霸之濟否在此會也郤厲是
雄霸之意故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五霸孟子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皆深惡之其實齊晉二伯止盡方伯連
帥之道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國佐語郤克曰
五霸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文多雜用而解有專

注故悉于齊之始霸分别表之觀成康時周公名公畢公相繼爲東西二伯桓文之事亦猶是耳

又

李琪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未興與桓公之已霸及桓公之既没世變各異也桓公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已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王臣下聘而不荅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强于北蔡師書敗荆感于南鄭分許鄶宋廢鄭嗣此桓公之未興

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續名陵而荆怙矣陳旅鼎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三變者此也伐郳伐宋侯度不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之多舛遇穀盟邑之已疎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

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蓋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驚管仲死而放繩墨伐黄則外憂起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墮蓋桓公成霸之後也所謂一人之身盛衰凡三變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之創霸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之立功為不遠功過相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詩疏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虢

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盖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無衣之詩所由作也

又

魏氷叔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為侯是天子亂法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為侯乎唐留後殺節度即命

為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愚按威烈王使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為戰國之始惠王使曲沃伯為晉侯亦春秋之始也

惠王立而復之

杜注桓十五年經書天王崩莊十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虢公晉侯朝王

金仁山曰曲沃賂周而伐晉必虢公實為之請于王而王使虢公命之虢公為王卿士不俟旅朝導引而使之朝也至三十六年虢人侵晉或餽賂儀節有未遂所求者而晉人遂謀伐虢忘大德而思小怨竟夸其社詭諸之惡甚矣

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仁山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

及其咸在亟為迎昏何哉

闞敖游涌而逸

杜注涌水名在南郡華容游泗水也詩泳之游之王褒四子講德論眉騰撇波不如乘舟之逸也

又

葉夢得避暑録話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郭象以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沒當是浮沉之意

楚子禦之大敗于津

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郭仲産云津枝江縣也盛弘之荆州記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江中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湮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及其傾敗洲亦銷毀

敗黄師于踖陵

曹公征張繡于南陽賈詡為繡謀主始以精兵追退師而敗復以敗卒擊勝兵而尅兵勢有變亦此類也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唐季吳主楊渥無道指揮使張顥徐温帥牙兵誅渥親信十餘人謂之兵諫胡身之曰張顥徐温鬻拳之罪人也

楚人以為大閽

呂東萊曰鬻拳脅君幸楚子不以為悖耳茍猶不從不

知鬻拳將何術以繼之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于逆亂
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
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兵諫盍學其刖足
乎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矣

衛師燕師伐周

譙周曰燕與子頹逐惠王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
燕失之按史記正義云南燕滑州胙城南燕伐周以與
周近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觀昭三年春秋

特書北燕伯款可見

又

黄帝之後其始封之祖曰伯儵見夢燕姞者衛輝府胙城有故墓胙又為周公諸子所封土地之徼可知晉末慕容德據之國號東燕

胥命于弭

桓三年經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曰相命也朱子取張洽之説謂齊衛相命為伯不由王命引戰國齊魏

會于苴澤以相王然則左傳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汪琛谷駁之以鄭虢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齊衛胥命同辭而異解難以相通姑存其說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東萊先生論此事大略謂襄王居氾晉主納之以勤王為求霸之先務惠王居櫟齊此時方為霸主而反讓勤王之功於虢鄭何也盖周室東遷虢鄭皆為王卿士定王朝之亂二國先任為已責齊桓不得而預焉此時王

綱尚在桓公之讓勞於二國正其守禮秉律處也迨襄王之身號已為晉所滅鄭又以執王使為王所怒名戎伐鄭甘昭禍起王室之告難遂向魯與秦晉晉以狐偃之謀倡先為之其時勢又與齊桓之時較異觀于襄王居汜鄭伯有視官具而後退而聽政封建親戚以為屏藩其效又於此見之皆先王之流澤長云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穆天子傳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髙奔戎生捕虎而

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郭璞注今

滎陽成臯縣

虢公請器王予之爵

僖二十四年鄭執襄王之使傳謂怨惠王之入而不予

厲公爵承此為言蓋景王嘗求彞器于晉而鄁之鼎紀

之甗列國亦以為重賂然何至蓄怨三十五六年之久

敢于抗王命執王使致國討用兵天子再孫竊意王制

賞功加地進律晉文復襄王賜以陽樊諸邑而齊桓平

戎亦錫命賜級鄭爵伯男所謂不子厲公爵者或希進爲侯爵爾時曲沃伯以文嗣篡奪王不惜命以一軍爲晉侯况鄭厲公靖亂誅逆勲勞之大者乎而傳文予爵一語前後照應似不可易質其疑以俟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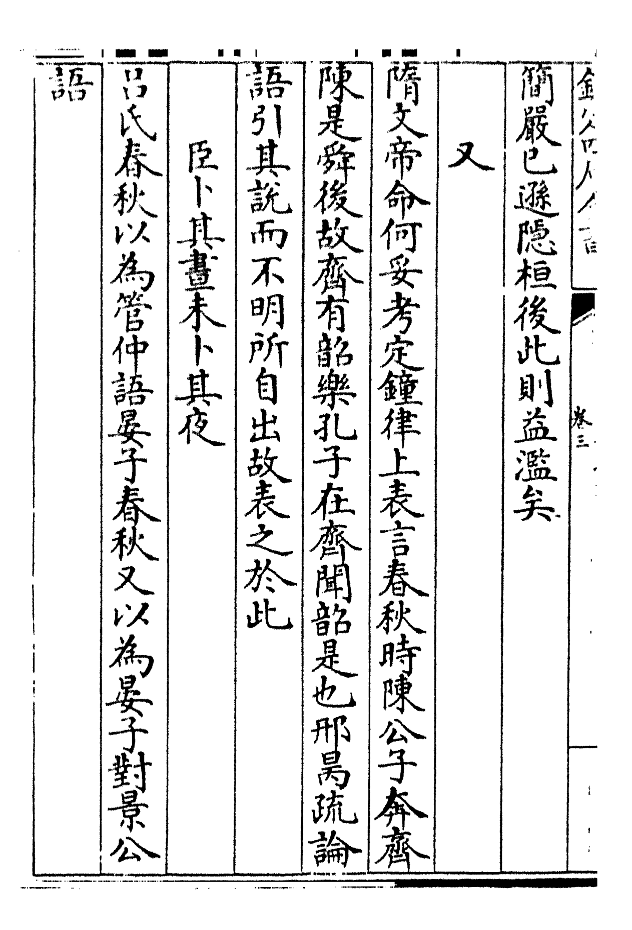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此傳與史墨論陳亡皆田氏代齊之符命也畢萬筮仕于晉魏氏分晉之符命也季友有文在手季氏專魯之符命也左氏書成于戰國之初故于齊晉魯三國謀篡

之臣皆詳其讖緯而季氏之岌岌代魯不容一間矣史
記趙簡子鈞天之夢左未及載爾時權奸未有不存此
志者

又

此文當出于成子得政之後追譽其始而言之為
陳敬仲作傳與殺禦寇無涉也莊公十五年來雜傳
四出與經了不相蒙其傳與經隸者寥寥數語而已其
雖隸經而與經無涉後此遂以為常然則莊公之世其



簡嚴已遜隱桓後此則益濫矣

又

隋文帝命何妥考定鐘律上表言春秋時陳公子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是也邢昺疏論語引其說而不明所自出故表之於此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吕氏春秋以為管仲語晏子春秋又以為晏子對景公語

其在異國　在其子孫

史記正義六四變内卦為中國外卦為異國又内為身外卦為子孫故云然觀上體巽又此爻是辛未未為羊巽為女女乗羊故為姜姓

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自二至四有艮象杜注云然然否卦之互體也故劉光伯駮之筮法一爻變則占本卦與之卦之變爻今周史句句皆論觀四而不涉否四獨所舉互體艮象則又論

否卦傳文間有不可解者

公如齊觀社

如齊觀社穀梁以為尸女尸者主為女往耳齊婚事尚疑故假觀社以炫齊女曹劌明知故假正論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陳用揚曰與其奢也寧儉孔子亦與同指而董仲舒公孫弘之告其君一則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此何以也愚謂國儉示禮曾子有子皆稱量

出之董子亦本於孔子儉則固之語未為過當獨平津立論宋蔡京遂以豐亨豫大誤徽宗流毒天下斯甚矣

秋哀姜至

孫明復云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至此年三十七矣莊公婚不時者文姜制之也夫常事不書而書穀梁譏最正何休以恠語參之明復則獨具看書眼力矣然莊公諸子皆生于未娶哀姜之前其時宋杞非無可娶文姜制之而哀姜待年遲之又久子般之為世子同于襄

公之子野愚又别有説在孟任條下

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

汪氏曰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讌麟德殿而致武氏滛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

晉士蔿為大司空

晉以軍將為卿獻公此時自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其臣之為大司空仍未得為卿也文二年晉司空士縠即士

爲之官卿則先且居趙衰爲之成八年右行辛爲司空
使修士蔿之法恰爲此傳疏解魯則臧武仲爲司寇孔
子亦爲之而卿則屬三家皆春秋侯國官制
士蔿城絳以深其宫
詩譜晉穆遷都于絳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
也獻公又北廣其城二里命之爲絳史記年表稱獻公
九年始城絳都
公會杞伯姬于洮

泉水之篇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載馳之篇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所謂有事也非事而懷文姜之于禚于防杞姬伯之于洮從此起矣黄若姬曰伯姬會其父于洮朝其子于魯以婦人而行朝會之禮其唐武韋后安樂公主之徒歟杞伯受制於其婦莊公聽命於其女其唐高中之主歟

晉侯將伐虢

虢將見滅則指言數事以先之是亦先經起事之義也

然滅虢本晉罪而左氏好以成敗論人累言滅虢之象
失其義矣豈晉之簡牘故纍纍其事以醜虢乎

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

毛詩鄭箋名南篇引皇甫謐曰名公文王庶子勝殷後
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名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
子繼名此與伯禽封魯而周公留周佐王相同故其後
厲王居汾而共和佐太子實周公名公也但富辰言文
之昭十六國不及名則庶子之説殆未可定史記燕世

家與周同姓則無疑矣

晉獻公娶于賈

此驪姬之前事也獻公之世簡牘已備至惠文之世而尤詳文公既霸追論出亡之由因痛申生之死故驪姬本末寫之最詳所謂痛定思痛左氏並收之以見意　自此年至僖四年冬經十一年驪姬之謀始就可謂深矣葢獻公本無殺子之心必先遠之皐狀始積獻又不忍殺明示以意使其速行而無奈申生之終不

悟也是以作傳者不禁憫惜而長言之

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杜注齊姜武公妾史記晉世家以為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曰齊姜早死盖未睹傳文耳按晉武公始稱曲沃武公其代莊伯而立春秋經傳無明文世家云在晉哀二年實魯隱公之七年傳于魯桓三年稱曲沃武公伐翼其即位已五年下逮齊桓公之立猶有二十三年安得武公反壻于齊桓且齊莊僖此時方當小霸曲沃

伯乃晉附庸而有齊女為之妾者乎後齊桓公以女妻重耳則是兄之外祖為弟之婦翁史公錯誤自為矛盾不堪一笑也

晉伐驪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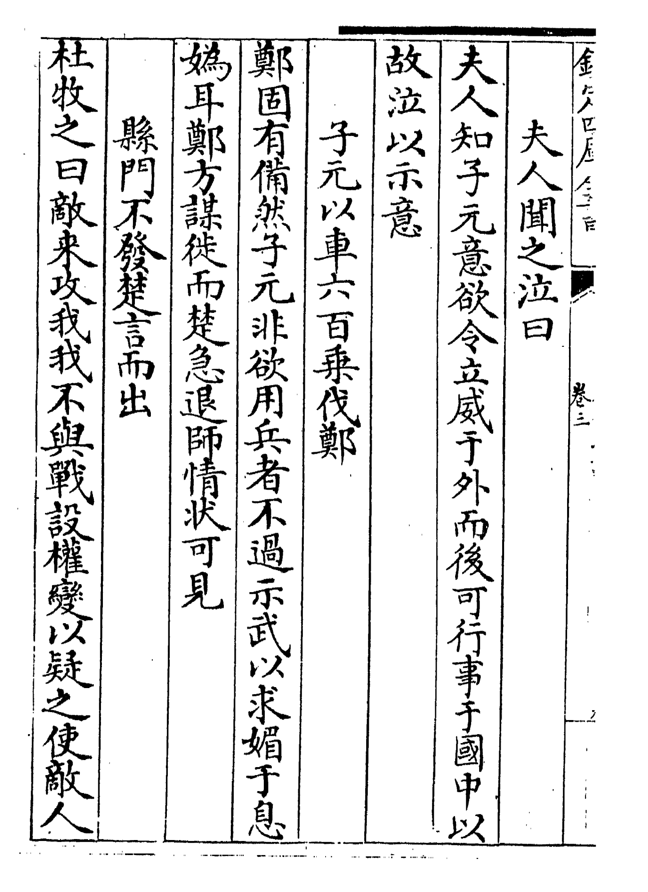
雍大記周驪戎國漢髙帝七年置新豐縣郡國縣道記曰今縣東十三里新豐故城即髙帝為太上皇所立後漢靈帝徙安定郡隂盤縣寄治于此今亦謂之隂盤城

使重耳居蒲城

孟康曰晉以賂秦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應劭曰秦始皇東廵見有長坂改名蒲坂然則晉獻初出重耳之時止號曰蒲城矣舜所都今城中有舜廟

夸吾居屈

河水經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夸吾所奔邑也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謂之二屈



夫人聞之泣曰

夫人知子元意欲令立威于外而後可行事于國中以
故泣以示意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鄭固有備然子元非欲用兵者不過示武以求媚于息
嬀耳鄭方謀徙而楚急退師情狀可見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杜牧之曰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

疑惑不決不敢與我戰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效楚
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亦其義也

楚幕有烏

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虚也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趙伯循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胥仲晦祖其
説以駁傳曰若無鐘鼓何以行師乎夫無鐘鼓不可為
師則勿士行枚見於東山之詩弗思之甚矣惟引桓公

伐楚責不貢包茅之罪晉伐秦歷舉背盟之非以為聲罪致討其詞甚正易師五爻曰田有禽利執言仗義執言先王所貴程傳以此解易朱子漫云利以搏執誠未合耳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東萊云子元淫縱不道其死也正楚國盛衰治亂交關樞紐處子文為令尹以清忠表倡一國楚以再安斯言諒哉晏平仲一生惟儉禮二字而不能佐景公以有為政在陳氏也季孫行父亦有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之譽

然止於自亢其宗志不在國矣國君則無如衛文公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春秋君相以儉德稱者四人而已

又

東萊略謂楚之立國皆以勤儉爲敎佐莊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鄧曼謂武王訓衆而好鎮撫之告諸天之
不假易遠溯厥初熊繹篳路藍縷以處山林皆不越勤
儉楚之家法然也子元淫縱不道家法壞矣子文出而
紓以清忠勤儉收已離之人心續將絕之國命愚觀外

傳闕且譏囊瓦蓄貨聚馬之必亡追思子文之治楚正與此篇相發子元子常恰是一流人也

以其病燕故也

齊語桓公謀北伐管仲對以燕為主故于此伐山戎以紓燕之病凡所謂刜令支斬孤竹皆伐山戎所有事矣燕之見于經傳者事跡寥寥惟景公伐燕盟于濡上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此外簡冊不通于上國史記世家言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强國之間最為弱

小當伐山戎時燕君送齊桓出境因割所至地予之定霸之始德澤之被于鄰陲者厚矣

城小穀為管仲也

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杜注濟北穀城有管仲井范甯曰小穀魯地孫復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春秋魯未有城外邑者況無宇亦不曰魯為管仲蓋齊自城之耳　濟水經濟水又北過穀城西注去魚山四十里

有神降于莘

杜注有神聲以接人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漢武帝時有帳中神君東方朔曾與語秦始皇則并欲見海神之貌矣

又

舜命重黎絶地天通是合者而使之分漢明帝求佛經于西域是無者而使之有

神賜之土田

漢五行志鴻嘉中谷永上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人家之賤事置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于北宮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

初公築臺臨黨氏

愚菴謂哀十一年傳侯于黨氏之溝注以為朝中地名當即此黨氏而杜于此注為魯大夫蓋黨氏本大夫之

家偪近公朝後遂名為黨氏之溝耳按傳之以某氏為地名者不一而足䆠䘚隱公于寫氏司馬牛奔于郭門之外阬氏皆是

又

十國春秋孟蜀臣有掌𦘕修春秋魯黨氏之後宋又有掌禹錫

以夫人言許之

夫人言杜謂許以為夫人春秋諸侯自宋三内娶之外

未有以人臣之女為匹者孟任雖寵致哀姜要公親迎然使成言于前而復娶于齊則先有爭嫡之禍且子般既為嫡嗣亦不待公疾而更問後也意夫人即文姜蓋孟任不肯從公之私董之以國母之命而始歸娣乎

能投蓋于稷門

顧亭林杜解補正曰當從劉炫之説以蓋為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為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

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棨棨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對曰慶父材

叔牙欲立慶父猶之唐元吉之利立建成也季友雖不預一生一死之序生有嘉聞為公室輔仲叔之嫉之不啻唐太宗之英武矣哀姜淫于二叔亦若張婕妤尹德妃之與建成通

左傳折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渭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舉人臣張仲芳

左傳析諸卷四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閔公

狄人伐邢

通典邢州治龍岡縣祖乙遷于邢即此十三州志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于邢

請復季友也

葉石林曰左穀皆以是盟爲納季子夫子般弒而季子

奔陳慶父請于齊而立閔公慶父季子不並立于魯者閔公生纔八歲安能内拒慶父之强外召季子而請諸齊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召季子乎何休以為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為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為此盟蓋季子因陳援以訴于齊落姑齊地即其地為盟其事主于齊非出于魯既盟而慶父之姦不得行于是季子乃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

又

趙子常曰落姑之盟雖自閔公為之然公此時纔八齡耳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吳草廬則謂魯之世臣必有不當權而忠國如衛石碏者難以臆度其人以經傳推之陳方為齊所厚季友嘗一再適陳或季友援陳人以請于桓公故能制慶父而季子亦安然歸國耳

季子來歸嘉之也

史記慶父殺子般季友奔陳二年慶父殺閔公季友自陳與閔公弟申如邾慶父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則季子來歸當在閔二年齊伯恒曰考之閔公雖立尚幼慶父哀姜當國季友者子般之黨誰為復之假使來歸既不能消除禍亂臨難苟免何以稱賢史記為是恐經文錯簡

又

陸伯冲曰季子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氏力不能止

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又

張拱乾録曰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稱子聖人必有深意

齊仲孫湫来省難

先是季友奔陳齊雖盟落姑以復之未知季之果賢與否至是使來省難仲孫知亂由慶父齊始助季而討

慶父

滅耿滅霍滅魏

劉知幾曰晉自閔公以前未通上國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夫子既譔不刋之書垂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

又

汾水經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毀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

亳晉獻滅之以封趙夙

又

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晉獻公滅霍霍哀公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名霍君奉祀晉復穰也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士爲之籌申生最爲上策後多祖述之者白居易曰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郭子章曰周太伯行之于前東海王行之于後皆所謂權也何共君之必于死耶惟臨川吳氏則曰申生死孝與屈原死忠一也申生但知從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沈彤曰五子之歌予臨兆民仲虺之誥彰信兆民湯誥

兆民允殖伊訓説命周官呂刑莫不稱之天子稱兆民者多矣惟魯頌閟公之篇萬民是若可為諸侯稱萬民之證然汝萬民乃不生生見于盤庚周公師保萬民見于君陳似萬民亦屬天子之稱盖上可以兼下也

遇屯之比

辛廖之占畢萬仕晉史朝之占孔成子謀立公子元其繇相同皆以遇卦初爻為主靈公與畢萬之後同于得國公侯之卦也侯而曰建者以大夫而得為諸侯以孽

人之子而為太子有振興創樹之功焉又曰盤桓邅迴歲月遲待而後至胥臣論晉文公之占反國亦取建侯彼蓋貞屯悔豫所謂三爻發動而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如此筮繇理數瞭然真教人占易之法

吉禘于莊公速也

楊誠齋曰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勲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于周公之廟而上及于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僣用

禮樂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無别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于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于周公

之廟已非禮矣況僭而行之于莊公之宮又禘于大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為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敘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矣

又

馬貴與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

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于烝嘗禘于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具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于當時魯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

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至于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又

魏校曰禮家謂禘祫皆合食非也大祫乃羣昭羣穆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于太祖禮盛而繁禘則上尊太祖之自出故配不及羣廟禮大而簡特緣太祖起此義若

又旁及羣廟則瀆矣又曰祫合祭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緣孝子之心春特享以各全其尊緣祖考之心三時合享象生時之燕聚也逺祖親祧矣時享弗之與矣子孫未忍忘則又為之大祫巳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象生時大合族之義也其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祭皆弗及高祖先王曲盡人情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使亦得以自伸也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仁山曰左氏于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葢其時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所得參攷致詳也獨莊閔之篇齊魯之事多闕不詳雖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具若閔弒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後先髙子來盟皆無考也

成季以僖公適邾

張娓菴録曰季友始絶叔牙繼殺慶父立二君以存魯

之社稷古大臣之功曷以加此後人狃于平子逐君僭禮併季友之功沒之類指而目之曰季氏是不講于春秋毋相及之義矣

共仲奔莒

慶父方弒閔公將擅魯國何以奔莒非有齊桓討慶父之兵且莫且下季子必不能脅之使出也其謀甚秘非時史所能言故本末不見簡牘且二弒之事亦以僖公之世追論而約畧之不可以詳求也

又

嚴開止曰始逃死也出奔莒無生路矣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夫慶父之横豈一區區之國論所能懼而使之出哉則齊桓之欲討焉必也桓欲討而季子始得因其勢以不許而使之縊于是季子之討賊始著于春秋于是齊桓之討賊亦始著于春秋是亦聖人之所取也

齊人取而殺之于夸

娓菴録曰哀姜通于慶父與謀弒君罪不容誅魯不能

殺桓公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討或乃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成季之將生也

前二傳直叙弑事未表季友之功此舉卜筮而特言之成季之功遂不言而喻矣左氏文却在言外類如此

閒于兩社

孫莘老曰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

社會之亡國之社亦亳社也哀公四年經書亳社災謂此

鶴有乘軒者

唐明皇好鬬雞勝則纒以錦段教舞馬百匹施三重榻令壯士舉之馬乘而上旋轉如飛謂之傾盤樂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供奉較之乘軒之鶴似猶有雅俗之分

皆曰使鶴

毛晉曰皆曰使鶴一語怨而譃冠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亦是此語妙然口吻輕去此遠甚

公與石祁子玦

君之于臣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絶時狄患已深懿公自知不返而託國于祁子與之玦絶君臣之際亦足悲矣晉伐皐落則制勝在已乃以金玦佩申生故狐突諸臣不得不以為怪也高齊百年太子被殺斛律妃死之手握玦不開與妃為決意亦相同

及狄人戰于滎澤

正義禹貢導沇水入于河溢為滎是滎在河南衛都河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此滎澤當在河北尚書疏鄭云熒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為熒澤蓋在春秋時此澤跨南北而得名者也

又

述征記澤在中牟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里許南北二百里許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

津流遥通淵潭相接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吳其琰曰髙昂好建旗鼓以凌陣河橋之戰西魏識其旗盡鋭攻之遂敗没殷孝祖亦好以鼓蓋自隨戰于鵲洲中流矢死關羽破顔良于滑臺亦望其麾蓋策馬直前刺之也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

烝淫大惡也公子頑宣姜穢德著于邶鄘之風後世讀

者猶嫌其汚齒頰而乃曰齊人實使之齊人者襄公諸
兒也使者化導也當朔入衛在莊之五六年齊襄恣其
淫慝與文姜爲會禚會穀之行宣姜姑姪姊妹輿臟濡
染始焉新臺有漼不能執節以拒籧篨猶邀寵于一君
曰不可曰强之則如河間婦人始爲修潔而一朝敗于
强暴者矣獨所生之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戴
公立未朞年遇亂早世外此一男兩女或振國祚于顛
蘖或守婦德于寒筠犂牛騂角克邁厥種定之方中載

馳河廣諸什殆勞者之自為歌抑窮而後工也歟

立戴公以廬于曹

跡戴公為君不過數十日以滅而後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謚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明年稱文公元年

又

是時齊之戍曹蓋為戴公非文公也戴公于其年卒而立文公傳遺公初立一句而于此年傳尾足之故知錯簡于彼實于此緊相接也

又

愚菴曰詩衛風并邶鄘盡得商畿内之地蓋大國也懿公之敗渡河東徙而故都為墟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曹楚邱而河内殷墟皆入于晉鄭康成云楚邱與曹不甚相遠皆在東郡界中漢東郡今大名府滑縣開州曹詩作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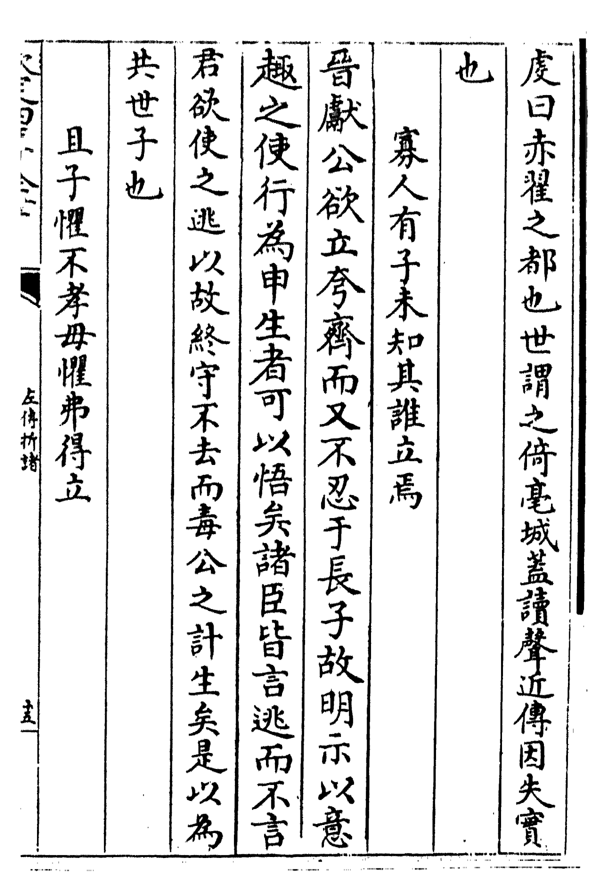
鄭人為之賦清人

何楷毛詩古義清人篇曰是時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

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禦河上此鄭文公遣克將兵河上之由而傳及詩序皆言克見惡于君是鄭文以將予敵而克復以師予敵而兩失之矣胡氏傳言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于外一制書所敕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為之而鄭國二三執政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河水經注淸水出清廉山之西嶺東流逕皐落城北服



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傳因失實也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晉獻公欲立奚齊而又不忍于長子故明示以意趣之使行爲申生者可以悟矣諸臣皆言逃而不言君欲使之逃以故終守不去而毒公之計生矣是以爲共世子也

且子懼不孝毋懼弗得立

媿菴録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處人父子之間可謂至矣

又

郭釗姊為憲宗妃生穆宗憲宗不豫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以問釗釗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里克見君則極諫以護儲位對太子則遜詞以教孝真大臣風也

羊舌大夫為尉

晉叔向祖父譜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人盜羊而遺以頭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掘埋示之舌存得免

狂夫阻之

韋昭國語註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

傳踵無虧之戍曹因挈僖元年事邢乃陪賓本爲衛作

傳耳覲下縣接衛文可知

衛文公大布之衣

王導云苟能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遂以節儉為江左立國杜註布衣帛冠諒闇之服宋孝宗為高宗服三年喪御大布之衣以視朝蓋因斯禮過秦論縞素而正先帝之過當喪君復國又有哀痛與民更始之意

左傳折諸卷四

左傳折諸卷五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僖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

萬斯大春秋隨筆曰閔公弑而僖公不書即位見其有不忍而削之也隱公弑而桓公書即位見其無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弑而閔公不書即位子惡弑而宣公書即位其義亦如之削之即知弑由于賊筆之即知賊由于

公謹嚴之法是即鈇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即位何以異于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乎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則文成襄昭哀之書即位為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桓宣之書即位不正其始矣此事自明無煩多辯

女子從人者也

邵二泉曰女子從人固也不曰與弒二君乃稔惡乎此說行天討不加于武曌矣

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穆天子傳天子自顛軨乃次于洹水之陽水經注巔軨坂有東西絶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軨橋傳説傭隱于此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漏師多魚蓋漏師于楚齊方服江黄以間楚楚亦通豎貂以間齊管仲子文機鋒相對左氏深明兵要連而志之杜氏以為亂齊起誤

又

寺人貂管子作豎刁管子與桓公論豎刁自宮以求用非人情不可近後果立公子無虧亂齊明宣宗朝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為而勇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削職不復任事載弇州國朝叢記

虢公敗戎于桑田

郡國記稠桑澤古之桃林也隋置桃林縣以此名

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陳鐵山曰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事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抗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爭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

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莊僖之間晉楚之無道甚矣桓公圖霸出師宜莫先晉楚而齊非晉楚敵也晉獻內亂可以亡國而齊終不一

加兵焉惟楚僭王之罪萬不可赦猶復紆途旁擊江黃盟而蔡潰然後及楚侵蔡之役軍機全係乎此而肯緣一婦人以號令諸侯者乎桓公雖有如夫人者六人若蔡姬爲名則害霸已甚且何以異于楚丈之嬖息嬀而棨蔡獻舞者乎或曰楚書造言以蠛齊桓左氏濫采其誣耳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嫺真子風馬牛注未甚明僕嘗以問劉元城先生曰乃

醜詆之詞耳齊楚相去南北懸絶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風佚正同一意

南至于穆陵

元于欽譔齊乘謂穆陵關即大峴山沂水東南曰大弁山大弁東南即大峴也其山峻狹僅容一軌為齊南天險劉裕伐南燕過大峴指天而喜即此地　劉長卿詩春風只到穆陵關題為次安陸作出句又曰暮雨不知

鄡口處則楚境非齊境矣

北至于無棣

淇水經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又東北逕鹽山入海太公賜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説無棣在遼西孤竹縣然管仲以表賜履無棣在此方之為近

又

大唐新語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内有棣河隋末填塞

大鼎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

又

筆麈曰青州界上有穆陵關在濟南百餘里湖廣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地以青州為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是之近以麻城為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爾貢包茅不入

鍾惺曰僭王猾夏楚罪之大者包茅其細者耳昭王之不復又茫昧而不可考蓋責之以其大者楚人無所逃罪而不肯服攻之未易克舍此而責其所不必責庶幾不盡力以抗我而服之也易李鳳雛曰漢獻帝時荆州牧劉表多行僭僞郊祀天地擬用乘輿詔書頒下其事孔融以為齊師下楚惟責包茅今王師未能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云云伯敬之論蓋祖諸此

又

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酈注水經引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貢之以縮酒泉陵後改零陵即今所謂零陵香也

又

包茅山在麻陽茅生三脊孟康曰靈茅揚雄曰璚茅三脊向讀包茅如厥包橘柚以包字為筐篚之解今知包茅二字皆山名此升菴集之博雅異羣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

呂氏春秋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返振蔡公高誘注由傳言之昭王為沒于漢辛餘焉得振王北濟哉

君其問諸水濱

杜注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夸曰杜注謬楚寔殷之所封楚若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于西周之際豈未

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罙入其阻鄭注云罙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于水濵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久矣

又

五代唐魏王繼岌遣送滅蜀珍貨浮江而下高季興掠之于峽口殺其使唐詰之對曰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

師退次于名陵

潁水經潁水承汝水别瀆世謂之大㶏水東南逕名陵縣故城城内有大井逕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名者髙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

又

朱子集註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則有之名陵之師

之類是也

與不穀同好如何

周篆曰禮云蠻夸雖大曰子自稱曰不穀不穀者楚子所稱齊侯何忽以自號豈非楚人習為不穀其君而不知齊之不爾歟子朝既奸天位不儼然僭稱予一人而下侚子男之不穀亦出自楚故也且及者為主及于人者為客經書楚屈完來盟于師左氏不以諸侯及屈完而以屈完及諸侯故名陵之盟楚國之簡策左氏因之

云耳包茅之為禮甚微昭王問諸水濵具辭甚傲皆楚人飾說以罔天下者也

楚國方城以為城

濿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畛南北聯聯數百里謂之方城一謂之長城又汝水經注楚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號為萬城或作方城唐勒奏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韋昭曰方城楚北之

西塞史記索隱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杜注
僅以葉縣南一山當之恐未是　張衡南都賦廓方城
而為墉蓋在南陽宛縣

漢水以為池

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
引屈完之語滄浪即漢水也禹貢嶓冢道漾又東為滄浪
之水滄浪在均州武當縣漢水至此而別名滄浪初
名漾又別名沔小雅沔彼流水是也

屈完及諸侯盟

吕伯恭曰桓公以莊十五年霸中國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于度外且二十年豈不以驟加兵于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至于力强威盛而後一舉服之晉文則不然數年使欲服楚一戰僅勝規模小于管仲逺矣桓猶妙于服晉晉獻滅耿霍伐東山仲豈須㬰忘晉哉齊之于晉猶家也楚猶鄰也至强之晉而驟臨之倘家人猶不能勝何以服鄰一切置而不問逮于諸侯盡服

夸狄皆賓聲勢既盛晉侯不名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名桓文遲速之不同力有厚薄威有輕重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霸者亦然

又

傳與經情全不相顧不足信也僖之元年楚人伐鄭齊桓公為之會諸侯于檉而謀救鄭既而盟于貫會于陽穀凡所以為救鄭計者不遺餘力今之伐楚必以伐鄭為言而管仲之言曾不相及顧取膠舟縮酒事

而漫責之為當理乎及乎屈完如師明示欵納以故齊師即退次于召陵召陵之盟盟不伐鄭葢屈完之自為盟而非齊與諸侯降與之盟也經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則事理昭然矣顧曰屈完及諸侯盟又誰信乎葢其時齊之簡牘了無可觀左氏取楚簡牘以足之其詞半服半抗皆楚人之自鳴其國勢而非當日之情實也後世含經信傳謂當年之問答實寔如此遂使管氏失言齊桓失勢而楚國之使人居然共盟于八國矣

歸轅濤塗

古人管樂並稱樂毅欲以仁義服齊不忍急攻正是取法敬仲若楚熊貲晉詭諸滅人之國執人之君純是戰國暴秦作用迨後狐偃蔿敖荀吳于降原克鼓平鄭封陳諸事頗用禮義皆敬仲轉移之力也孔子曰如其仁諒哉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前三文止說獻公此文專寫驪姬故復特以驪姬起通

篇妖惑之謀皆就驪姬設色

笠短龜長

漸江之東陽有獨松冢為水毁其磚文笠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竟同龜繇矣浦陽江有琵琶圻古冢墮水甓隱字云笠吉龜凶八百年落水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

一薰一猶

賴濟曰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

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君老矣吾又不樂

劉氏史通曰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不加贊美而忠孝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蹟者

彼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

崔銑曰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釋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瑕呰也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用之元凱注謂魯君不能常修此故善公之得禮又公遂四不視朔矣得禮如僖公終春秋可多覯哉又按大史之掌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邦國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日歷矣賈公彥疏節氣一名朔氣節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中氣匝則為歲節氣匝則為年按今人曰年曰歲總無分別止以

周匝乎三百六十日之期考周禮命名各從節氣中氣而原其所自屬然節氣之後繼之以中氣合為一月三十日節氣本從朔起不容攙從前月之晦在晦者朔虛也中氣須至晦止不容遲入後月之朔在朔者氣盈也賈疏又云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故須置閏以調停之不則中氣入後月將漸不定而歲何由成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仲默傳詳言其數合周禮經注與疏叅考之而閏之道可識已餘更詳于文元

年歸餘于終條內　漢書律歴志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歲正當歴元之期傳之書此于歴法煞有關繫

不慎寘薪焉夸吾訴之

東萊曰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夸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于霸諸侯一人終于失國

校者吾讐也

部經邦曰衛太子之傅石德教太子矯節收江充等繫獄卒至湖城之禍豈非譬乎重耳之不校父命庶幾知人子之道矣

胥華伐屈

緩追逸賊之義較披為得楚奮揚亦如之

吾撫汝以從楚

齊桓公尊王室固儲位首止之盟所謂一匡天下也獨鄭以偪楚未服亦無所跳梁而惠王故使之從楚以啟

其攜志後歷齊晉兩伯鄭往往觀望南北以名天下之兵由此始也惠王聽后言欲立叔帶合諸侯以奉太子非王所樂忠信見疑同車躡肘未決歲而惠王晏駕襄王大位已正宰孔賜胙桓公始以定策功大略龍旂諸侯稱順當夫會首止之時太子且有傫然北面之憂而東藩之羽翼老臣亦有期期不奉詔之懼非桓公兵力强盛義聲塞宇宙人心揺而大事去霸功不由此隳乎甚矣嫡庶之際人臣所難言也

又

王方麓曰齊桓攘楚諸侯服從匡戴王室大義明于天下周室積衰之勢自此可振而惠王以嬖孽之私棄義禮之正撫鄭從楚懸間中國自是楚復張矣故知中國之卒不競于楚非獨楚之强與諸侯之罪亦王室有以啓之也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

齊桓晉文皆以伐楚為尊攘之盛舉若論春秋之始晉

之罪殆浮于楚夫僭王侈擬孰與篡奪大宗之為甚解之者曰天王所命列國勿敢問矣乃其吞噬同列吏有可議焉蓋史伯之對鄭桓公曰非親則頑楚之所滅者多頑而晉之所滅者多親韓霍皆文武之後其尤甚者為虞與虢自文王詢于八虞諮于二虢世為王朝卿士子頹之難虢伯實與鄭同納惠王其去見滅不二十年勤王之勲不旋踵而亡國則桓文皆可以亡國矣吾意管仲相桓公于服楚之後必當率諸侯以伐晉俾復虞

虢韓霍四國之封則與城衛遷邢功尤赫焉惜乎西畧之未能鞭長不及耳然晉獻于葵丘之會躬往赴之遇宰孔而始旋蓋強暴之人捫心未有不自知其可疚者先儒論世多因晉文而恕晉獻故特著其說

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吳世家云仲雍是為吳仲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叔達子周章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復封周章之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按

吳音吳與虞同吳仲者虞仲也而周章之弟復號虞仲是前後兩虞仲矣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虢仲為西虢晉伐而滅之者也虢叔為東虢先為鄭所滅鄭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蓋國于虎牢也頼濱古史論云然按國語鄭莊公問于史伯寄帑于虢而取之實東虢之事

藏于盟府

注司盟之官正義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辭漢高帝封功臣誓之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此其遺則也展喜對齊侯引成王賜周公太公之盟而曰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時爲太師即司盟之官

虞不臘矣

風俗通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

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于戌故以戌臘

史記秦惠王初臘觀此春秋時已名臘矣程子言左

傳非丘明作以臘并庶長秦官等語

龍尾伏辰

疏東方七宿皆為蒼龍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

龍尾日月之會為辰于是日躔在尾星與日同處共日

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引此以均爲袀注黑衣也均袀古字通吳都賦六軍袀服則其爲戎衣可知馬貴與王禮考秦滅禮樂郊社皆用袀玄以從冕旒西漢承秦敝二百餘年皆然蔡邕獨斷袀紺也以水德尚蓋本戎衣而禮服用之且盛行于秦漢袀服之可考者如此

天策焞焞

史記天官書天策傅說星傅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于此星莊子傅說得之以乘箕尾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家則堂曰虢有二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一封于東一封于西一在上陽一在下陽春秋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以別乎上陽耳上陽之亡在春秋以前以鄭莊嘗言虢叔死于制疑為鄭所滅耳若虞公者外為諸侯入為天子三公者也晉詭諸以簒弑之餘肆用詐謀暴滅虞而執其君是執天子之三公也春秋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

及其大夫井伯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人少仕于虞晉欲假以伐虢奚諫而不聽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于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乃令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許男面縛銜璧

凌稚隆曰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諸侯救許楚師

已還矣至冬數月蔡侯何縁以許男行此滅國禮乎或曰楚師秋還而冬復伐之未可知若爾許既從楚矣齊桓何以不討且曾不旋踵許又與諸侯會盟于洮乎說者謂左氏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良然

又

楊升菴曰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升菴謂此楚人誑楚王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記

微子抱祭器入周既入周矣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

又引劉貢父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何入周之有論

語微子去之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又

陸貞菴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微子去之且不辱

于紂而何爲面縛于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說于

君而後儒信之且謂抱祭器往臣焉謬矣

又

康成云微國名在殷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

心則不競何憚于病

曹景宗競病之韻此乃先之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齊之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與申侯何涉而曰吾知其所由來蓋借齊伐以殺申侯耳然則傳為殺申侯作不為伐鄭作明矣左氏之文往往賓主易位如

此殺申侯何曾見說于齊齊若果說下無甯母之盟矣

且用陳轅濤塗之譛也

凌以棟曰申侯由楚仕鄭于鄭之從楚蓋必預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譛遂暴其罪以告齊此理之宜有者乃謂鄭伯信譛本意欲殺申侯而姑借之以說于齊則申侯蓋嘗忠于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耳此不可通

我死汝必速行

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申侯順我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吾死之後必速遣之此以為文彼以為恭傳聞者異也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東莱曰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勸齊侯救邢而曰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云云至此諫勿從鄭子華而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蓋嘗得聞先生長者之緒論故出

其所見時有過人者至宰孔賜胙管子則亟教以天威咫尺王以上卿禮享管仲則不敢越國高二守若咎犯相晉文則大異矣納王甫定而遽然請隧豈不大壞名分管仲則專主于扶名分二霸之所以不相及由二佐之不相及也孟子曰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著得倜學字夫使桓公學于管仲管仲之學有本可知已

齊侯修禮于諸侯

齊語桓公知諸侯歸己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

垂櫜而入捆載而歸此所謂修禮也下句遂言諸侯修

貢天子之禮

諸侯官受方物

疏周禮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

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

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惰慢故霸主總帥諸侯

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按春秋初年

求金求車宋公不王皆方物不修之事
無國不記
此即乘檮杌所自始後秦趙會澠池具御史各書鼓瑟
擊缶亦是類也
君具勿許鄭必受盟
嚴開止曰鄭猶懼楚故僅使太子華聽命爲兩事之局
而管仲即以郤華收之夫鄭之背齊非愛楚而惡齊也
鄭近楚而遠于齊楚之力嘗足以庇鄭齊不合諸侯不

能制楚師老財殫有不繼之憂故鄭之計以為寧得罪于齊毋開釁于楚仲知震之以兵不若綏之以德綏之以德無若郤子華鄭所為心服而乞盟也英雄舉事而不違于物情之至當烏能順物而各厭其懷哉

以敗狄于采桑

水經河水又南為采桑津酈注里克敗狄處也

會于葵邱

泗水經注黃溝自外黃城南東逕葵邱下齊桓公會諸

侯即此地杜注葵邱在臨菑縣西按齊襄遣連稱管至
父戍葵邱似在齊境然外黃沛縣宋齊壤錯之地戍兵
于此亦理所宜有況桓公會諸侯固必于中原四達之
境若甯毋更在河北沛宋尚在河南較與齊邦為近漳
水經又引春秋古地云葵邱今鄴西臺是也酈氏之書
自為兩岐而總與杜注不符

又

葵邱之會亦以固襄王也觀初命之言可知舍此

不詳而詳其拜胙輕重倒置在僖公之世已然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疏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以賜齊侯尊之比二王後也金仁山曰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旂之賜此云加一級皇極經世所謂錫命為伯也然宰孔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按莊二十七年傳言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矣此止言賜胙而齊語史世家并載于一耳

以伯舅耋老

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襄王之稱桓公以異姓大國尊之也晉文公既霸之後在春秋可謂大國矣而天子未有以伯父尊之者踐土之盟王方策命之爲侯伯策文止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其先定王于郟却其請隧之辭曰予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蓋天子之待晉文始終不及齊桓迨晉景公以鞍

之戰勝齊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簡王責之其辭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仍叔父之稱迄乎末造敬王使人如晉請城成周其辭曰伯父若賜大惠復二丈之業以固盟主又曰其委之伯父伯父實重圖之非晉定公之賢能駕乎丈公也周室東而又東衰微益甚急而相求之情也又按儀禮止詳同姓異姓之君曰父曰舅而未及其臣齊桓公嘗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饗之以上卿之禮而命之曰舅氏予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此天

王稱異姓之卿之辭也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王與之燕
求彝器而責之曰叔氏而忘諸乎則天王稱同姓之卿
之辭也呼國君曰伯叔父伯叔舅呼其臣亦曰叔氏舅
氏一隅三反傳文真可補儀禮之闕

先告荀息

謀未發而聞于外者危里克之謀直以告荀息而不諱
息豈能無備乎葢此時天怒人怨驪姬之惡稔而荀息
之力遂不能支矣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晁補之左傳雜論論語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為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嘗許呂后王諸呂王陵駭怒詰之及産禄已王平與周勃舉兵誅諸呂後世不曰陳平無信夫必以安劉氏為忠則不以不忠于呂氏為不信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斯言之玷

司馬文正公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

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謝晦與徐傅殺義真廢少帝而立文帝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以古推今自免爲難夸吾之

罪里克亦以是執言也

晉侯改葬共太子

王弇州曰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改葬世子申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有謚自申生始也

狐突適下國

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是也

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激迅輕津無緩故詩人以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下國有宗廟在絳為下國矣

將以晉畀秦

宋末平江會道觀主鄧道樞一日謁后遣巨璫名至內後門泣謂之曰吾夜夢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命鄧于南高峰頂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此輟耕録所云也

蓋沂邸奪立之罪非今吾可比果有鬼神子竑之恨宜其不解然神不歆非類惜無以孤突之義為濟陽告者

楚滅黃

戰國魏策客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

又

邾呉二千里不三月不至邾子遂爲魯囚郢去黄九百里焉能害我黄終爲楚滅故大國之援不可恃而其怒不可干

臣䁥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東萊云管仲爲齊相而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知當時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如漢霍光爲大將軍上又有丞相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

事權霍光實秉國政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斯道也愚嘗極論之齊語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世卿與君分國而治管仲未為卿而桓公任之以國政大權歸之後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而三家之世卿自如攝者若後世檢校中書僕射守尚書令之類漢魏以降尤以録尚書事為真宰相而大將軍丞相之名則以時進退之權之所歸霍光王鳳皆大將軍楊敞張禹皆丞相而敞禹之不敵光鳳遠甚竇憲袁安梁冀李固皆如是曹操

迎帝于許自為大將軍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為之下辭不受操懼讓位于紹後操自為丞相則大將軍之名廢矣魏則司馬懿父子相襲為大將軍而蔣濟髙柔之太尉孫禮之司空直出其門下至唐始以同平章事為宰相統均海内權歸于一然唐德宗與李泌論相曰宰相者必委以政事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明太祖去丞相之名而入閣辦事相權歸焉呂氏官職兩

分之言深探職制典故者矣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世祀杜注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夫陳完奔齊為工正在敬仲之後子孫終執齊政管氏之行善無驗苗裔式微固為可慨但味傳文抑揚詠歎似別有所謂世祀者意者如句踐之以黃金鑄范蠡寫像以思之或因敬仲之無後而功宗大烝復別祠以報之耶申無宇對楚靈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今賴

之則敬仲非無後者追楚白公勝作亂殺齊管修注云

管仲之後此自出奔在楚非為後于齊者也

又

世本云莊仲產敬仲夸吾夸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

方啟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夸夸產襄

子武武產景子能涉涉產帶凡九代也

事畢不與王言

魏叔子曰齊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

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蓋因亂取國及不爲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㫖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湫必不肯爲却又托辭婉喻納約自牖曲引其君于當道不然桓公慶父實弑君父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至王方恃齊爲命戎且平矣豈子帶遂不敢言耶

晉薦饑

爾雅仍飢爲荐又曰穀不熟爲飢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穀梁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

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飢又謂之大侵邢氏曰彼以穀熟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飢也晉語丕豹曰往年有難今又荐飢其殃也多矣

命之曰泛舟之役

疏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

汾也

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史記索隱陳留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為東樓公在此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隱四年傳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東邑也僖十四年傳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臣瓚以為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周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傳淳于公如曹是也

沙鹿崩

漢書元后傳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王翁孺武帝時徙魏郡元城委粟里正直其地後八十年孝元皇后應之而揚雄誄太后亦引沙麓之靈按史家好言圖讖使沙麓之崩果為政君之符何以晉史卜繇三傳皆未之及且左氏又最好圖讖家言而其傳止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為惠公敗韓之凶兆則元后傳元城老人建公

云云者亦張永銅壁之類王莽偽造以欺當世耳

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郈氏聞見録唐野史云明皇為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隱慝之干天譴亦或有驗

晉侯之入也

此文當作九段讀首段原起卜徒父一段說兆讀之如有起勢慶鄭韓簡又入二段讀之已煩敘戰一段最為冷落遂令一篇削色矣秦穆歸晉侯已有結勢

文亦可觀予舍一段是另起勢與會王城云云自為歸
胥侯作與前疑各自為篇史蘇一段渾插其中雖自有
意然亦若干安頓矣

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索隱謂陝及曲沃等處正義謂同華州張儀說齊曰梁
效河外指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說趙曰秦驅韓梁
軍于河外謂鄭滑皆北臨河

又

正義同華銀綏並魏地謂之山北華州以東至虢陜謂之河外

侯車敗

諸家皆作侯車註家因謂晉侯之車是時兩軍未遇懸隔尚遠晉侯車敗何以即聞于秦且晉車果敗正是秦勝之兆何反疑而致詰也細思乃是候車葢秦伯副車以供秖候者我車敗而反獲晉君故明推測之奇耳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二泉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筭法所謂除也一
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
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內卦為主占秦外卦為賓占晉晉山而秦風也當秋山
木結實為風吹落所以晉必為秦所克
亂氣狡憤

五代髙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其論馬曰凡馬千萬不如一駿駿不多得而用扇既免啼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釁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韋謏仕冉閔閔拜其子爲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曰古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晉惠之語後人亦有引之者

壬戌戰于韓原

凡叙義而詳則當以義爲主使讀其文者一若金鼓接于耳旗幟張于目而後兩家之勝負始决也五大戰惟城濮之戰可觀餘俱索莫以故太史公鉅鹿一戰冠絶古今

梁由靡御韓簡

晉此時仍二軍惠公自將上軍而韓簡則下軍也

輅秦伯將止之

呂氏春秋穆公乘馬而車敗右服失野人食之于岐山之陽繆公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恐其傷也徧飲之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環繆公之車梁由靡已扣左驂矣野人之食馬者三百人畢力疾鬬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

使以免服衰絰逆

廖文英正字通以袒免為免冠之免引程泰之董彦遠之說汪堯峰駮之曰如此則穆姬以免服衰絰逆趙鞅

使衛太子絻其說皆不可解矣按士喪禮既小斂主人
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明
免為齊衰以下所用而戴記檀弓免焉乃朋友皆在他
邦之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袒免列于緦以下又為無服之喪經文互異使後學何
所適從百子引宋詒宗族袒免之後不復推恩據大傳
以為國典禮制煌煌但免冠之解泰之亦未免臆說耳
穆姬用遭喪之服以要秦伯與晉大夫反首茇舍同意古

古人戰勝猶以喪禮處之況軍敗主執尤凶哀之大者乎

乃舍諸靈臺

劉向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于池沼澤及朽骨漢地理志文王作酆師古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酆水上是括地志今無復處所謂靈臺孤立臺高二丈周四百四十步

晉于是乎作爰田

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注
唐氏云讓肥取磽也食貨志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
處師古曰爰更互也此所謂爰田當分公田之稅應入
公田者易之于所賞之衆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上爻震變為離離中女故為女承筐震為長男男稱士
故為士刲羊王弼以兑為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
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為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為

士而下命則刲羊而無所得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用兵刲羊之象也三至五互坎之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刲無血也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

杜注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敗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伯姬之有造于晉也大矣其始若非秦穆擇于二公子而立之則晉祚未可知其終若非納重耳而定之則晉霸無由興即惠公被獲于韓非登臺履薪要之以死穆公或從公子縶之策惠將首領之不克保徒知怨天尤人尋繹此繇左氏之言占讖必驗獨此驗凶而不驗吉意者伯姬卒于丈公未入之前故筮詞相告止此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晉惠小人而無能宜其叶此占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愚菴撰周易廣義象序首引傳語發端曰觀此知象居理數之先又讀繫辭廣八卦六十四卦中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無不於此乎探賾索隱今人讀易廢象不講何異擿埴索冥自以為昭昭揭日月而行哉愚按韓簡之言先曰龜象也筮數也明分卜與筮兩塗而後貫以此三語朱先生意在論象故曰象居理數之先就易繫辭廣八卦始之近取諸身厥象凡八遠取諸物厥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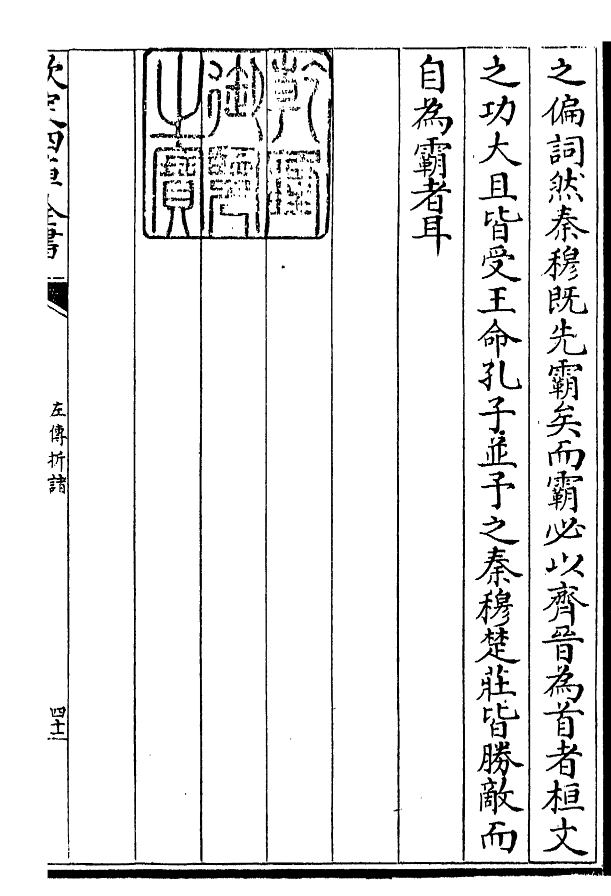
亦凡八推而廣之八卦之象凡一百有一加之以荀九家所增又三十有一而經文六十四卦中彖象之辭又各有象數則在上繫所論揲蓍之法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數於是乎無窮邵堯夫則有皇極經世之編其數不可勝窮蔡西山又作啓蒙之編其數亦不可勝窮二氏均為朱子所重朱子之

說易所以專主數學也愚菴則欲申象學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生也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仲達之數仍因傳文龜象也筮數也分別求之易學亦于此可見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觀此秦實以此稱霸矣史記趙良以三置晉君為穆公之霸業韓策言秦穆公一勝于韓原而霸西州顧此事為晉所深諱故于王官之役而後云遂霸西戎出晉乘

之偏詞然秦穆既先霸矣而霸必以齊晉為首者桓文之功大且皆受王命孔子孟子之秦穆楚莊皆勝敵而自為霸者耳



左傳折諸卷五